

之病也其曲似多在於大神然漢卿以本道守令凌忽主帥而
訴憤於臺諫亦非美事要之兩罷然後庶可全事體而自知其
兩非也伏惟 上裁尚震尹既議與浚慶同右議政沈通源議
國制兵使統攝列邑兵馬之任則守令乃兵使之管下也上下
之分豈以文武而異觀我如塗楷細瑣之事不聽兵使之令則其
於臨敵死生之間肯從主將之令乎所係非輕金漢卿出自寒微
而桀驁之性乃其天賦為外任非一再到處以驕傲見敗者多矣
今之所失在於自己而反欲陰嗾言官謀欲傾陷大關風教罷黜
為當李大伸大失體貌不勝私忿奪其私書以瀆 天聰亦為
駭愕此豈閫將之道乎並罷其職以懲各道主鎮管官諸臣失律
妄行之心伏惟 上裁

史臣曰漢卿凌蔑主將固可罪矣大伸慢侮朝廷獨無罪乎而
領右相之議專攻漢卿若是其偏何也上下之分雖曰重矣而
主將與朝廷孰重而孰輕以此觀之武夫之善事權門可謂得
計矣

傳曰觀此議皆當而正名分振紀綱領右相之議尤當李大伸罷
職金漢卿先罷後推○夜流星出柳星上入弧星中狀如拳尾長
五六尺許色赤光照地尾光良久不滅飛星出軒轅星尾入文昌
星中狀如拳尾長五六尺許屈曲不直色赤光照地尾光良久乃
滅

丙辰諫院啓曰大司憲沈守慶物望素輕不合風憲之長請遞

啓曰如啓

守慶於中學一會之日乃欲啓罷前臺諫以正輕治
六奸之失而至於啓六奸罪狀之時不欲用濁亂朝政

之語只送下僚於物議云

○兩司啓李探等事不允金百鈞等事如啓

○以洪暹為禮曹判書宋麒壽為司憲府大司憲洪仁慶為議政
府舍人朴素立為吏曹正郎李訥為弘文館校理柳煥為修撰高

景軫

素之人望
軫亦無幹能

為兵曹佐郎高敬命

孟英之子金百金之婿負綠
權勢得踐清班才華則有之

為蔚山郡守

丁巳大司憲宋麒壽啓曰小臣非如泛然辭避之例去去年為

本職時顯被重駁至加不直隱諱之名罷散省愆

麒壽於辛酉
夏為大司憲

與同僚為上疏而疏中有監寺有正所以統一司而反受制於下
庶之語此蓋措禮賓副正鄭鏞繕工副正鄭燮凌蔑長官之意

疏入 上問曰此指何事而言 回啓曰泛論時弊而已其
莖官以為疏中所指之語皆是完 庸之語 初不顯啓已為
不直至於下問猶自分永為 聖朝棄人不自意曲 蒙上恩
且 隱諱論 啓請罷

旋復收叙悚息雖深而感荷 聖慈不敢自陳悶默就列人臣
之罪莫大於事上不直至於下問猶且隱諱則厥罪極重臣既
負此大罪之名而浮沉朝列恒懷覲然况於風憲之長必須正
已可以率物者乎請速命遞不允○兩司啓李探等事不允○夜
流星出野雞星入南方雲中狀如梨尾長一二尺許色赤西方
有電光

戊午弘文館副提學姜士尚等上劄曰伏以元兇首惡無君擅
政邪毒檢匿之人羣結朋附釀成僨國之禍罪惡已極覆載難
容羽山之殛亦不足惜而三危之命尚且留難此人心之危懼
益甚於前日而朝野之憤鬱愈久而愈激者也當初去奸之時
一國臣民咸仰 殿下如流勿疑之盛德而至于今日乃靳遠

逆之命豈料 聖鑑猶未盡洞燭其情狀也伏覩 聖教或以
為愚妄處事或以為治奸得中臣等竊惑焉脅制中外肆毒朝

廷使國柄出於已主威孤於上奢僭縱恣視其所為將無所不
至則是果愚妄處事者乎魯之少正卯不過亂政而猶伏兩觀
之誅負此大罪而近配使地優游鄉社無異於遐閑之人是果
治奸之得其中乎自古權奸致國家危亡者恒患於人主之不
知耳苟不知之則已矣既知而不能去去而不能遠則不足以
懲其惡而為惡之人陰覘朝廷之意益肆無忌之心 宗社之
虞有不忍言而失刑之悔難追於後日矣伏願 殿下亟從公
論以快物情若曰治奸雖不可不嚴而前已酌定其罪今不須
加罪故予意近日盡諭矣○兩司啓曰國步之所以帖安而無
机陘之患者以朝有定論而威權摠於上也苟或奸臣竊據城
社之勢擅弄威福之柄立其私黨以為聲勢使死生與奪之權
一出於其手而人不敢言則人主孤立於上而終至於不奪不
厭之禍雖幸或知而罪之不嚴則無以懲惡而危亡立至矣可
不懼哉六奸之罪惡極矣而罪之不得其當人心久而愈憤故
臣等將一國公議累日論執而尚未蒙允事未知 殿下以李樛

之罪為不至於此乎李樛夤緣戚里過蒙寵擢不自知感及生
根據之計引進儉邪傾險之輩布列權要一有異已輒肆擠陷
家視朝廷私作威福官以賂授獄以賄免人有良田好宅則百
計謀取國有膏堤羨堰則蔑法折受爵賞人主之大柄而人之
陞輟者輒詫於人曰此我內圖之力也特旨君上之自斷而人
不顯擢者亦誇於人曰此乃密啓之功也有求於銓曹則以
上旨脅之奪人之珍玩則以內獻託之其他行宵臆誣朝廷脅
持上下謀陷士林之狀一國臣民莫不痛憤而獨殿下未及
洞照爾自古權姦擅弄朝政至於此極而終不至於敗國亡家
者鮮矣李戡本以險詖之人縱為狗彘之行其在一家不父其
父奴事權門趨時附勢猶恐不及以酬其嫌怨為務造言生事
嫁禍朝廷為樛鷹犬同惡相濟釀成國家危亡之階尹百源濫
竊科第出入李樛門下有同賤隸及其得言官假托公論陰濟
已私憑藉樛威恐喝士林常懷憤懣之心至發怨狠之言旬月
之間于預朝政濁亂朝綱積成覆國之禍與李樛無異慎思獻

權信李翎皆以險邪毒害之人見賤於士類輒生僭越之志欲
占清顯之官與李戡尹百源結為腹心諂事李樛急於媒進姦
謀秘計無所不至專擅自恣權釁士林陰中其毒如鬼如蜮其
搖尾獻諂縱使李樛之惡皆此人等為之其他挾勢驕傲反覆
傾陷之狀難以枚舉舉朝惶惶莫保朝夕知有李樛不知有
殿下奎賴 聖上快從公論輿情雖暫伸而薄示譴責或止於
中道付處或止於門外黜送其足感回天怒慰悅人心乎專擅
威福濁亂朝政啓國家危亡之兆者其可謂之愚妄而治之以
中律乎自古人君治惡不嚴貽禍後日竟底危亡者考諸史可
見在堯舜盛際亦有三危之竄羽山之誅誠以治惡不可不嚴
也請李樛李戡尹百源慎思獻權信李翎速命遠竄以正王法
荅曰公論盡陳無隱予益知其奸狀李樛李戡權信慎思斷李翎
兩南遠竄尹百源孝惠公主只一壻清洪黃海遠邑中竄黜○大
雷電○傳于政院曰冬雷又作予心尤為罔措有未安之意政
院知悉○夜月微暈南方及天中有電光

已未兩司啓曰伏觀昨日傳教不勝感激 聖明既已洞燭其
奸狀快從公論實是 宗社臣民之福雖堯朝之流竄四凶何

以加此但罪大惡極之人並命同配于兩南有若從便付處使
得優游於便好內地既無困苦懲惡之意又有俱往隣近之嫌
非但不合於送諸四夷之義終無以解物情之疑懼臣等不勝
悶鬱况尹百源之罪不下於李戡等而自 上特念公主之故

只命中道定配此雖出於 聖上仁恤之盛德罪關 宗社則
雖親駙馬有不暇顧恤今此百源雖曰公主之婿其罪斷不可
輕治者乎請李樑李戡尹百源慎思獻權信李翎付之有司分
并四裔荒遠之地俾禦魑魅以懲其惡不允○西方雷微動夜
四方沈霧○慶尚道聞慶雷電大作兩雹交下大如鳥卵小如
榛子咸鏡道德源雷動

庚申兩司啓李樑李戡尹百源慎思獻權信李翎分竄四裔事答
曰公論若此并如啓竄李樑江界李戡慶源尹百源會寧權信碧
潼慎思獻巨濟李翎南海

樑以樑房之親為上所倚重至於政令之際亦皆密問于樑而行之樑以

此迄橫數年之內起陞六卿一國之權皆歸於樞矣於是李猷
乃謀秘計無所不至自和乎為公論所容發陳異已以立其威
乃指朴素立五六人為浮等請罷之將行一網打盡之計青陵
府院君沈綱恐其嫁禍於朝廷乃命副提學奇大恒
議之玉堂劄論樞等之罪上命竄之中外快之

史臣曰樞乃戚畹之親不數年超擢卿相之位寵遇非常樞
素以愚戇驕傲乘之終至於難制樞之所為上實導之也
終雖竄逐悔何及矣猷與百源之輩夙附譎笑貽害縉紳雖
投有昊亦何足惜按之以律則死有餘辜矣

○自卯時至巳時四方沈霧夜月暈白雲一道如氣起北方貫暈
指月廣一尺許長三四尺餘良久乃滅

辛酉憲府啓曰前郡守金漢卿陵上陷人前兵使李大伸輕侮
朝廷其罪無異請命下禁府推治答曰啓意果當但大臣已議輕
重而處之今不可均治也大伸推考使其過漢卿下禁府推考
如啓大伸事累啓不允○日微暈

癸亥夜月暈

甲子以金慶元為奉常寺僉正柳坤為議政府檢詳尹斗壽為

更曹正郎沈義謙為弘文館校理李仲虎為副修撰李元祐為慶

尚左道兵馬節度使李選趙附李探顯有公論故為博川郡守○

日微暈左珥

乙丑諫院啓曰慶尚左道兵使李元祐李元祐之子也本以麤暴之人加以

貪鄙到處縱恣唯務肥己其所任之地莫不凋弊設於公論顯被

重駁以如此之人其能望捍邊禦寇乎該曹非不知被罪未以而

必擬此人其不有公論甚矣請李元祐適差答曰如啓以崔應

龍為承政院同副承旨白仁英素之名望皆於慶修時監董其事以比陞紹為工

曹參議元俊良為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鄭惕為大護軍與李探

相善而中間或親或疎到今有物論故以承旨稱病見適○全羅道淳昌王果雷動

丙寅夜流星出北斗魁第一星入乾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二三

尺許色赤月暈四方沉霧

戊辰諫院啓曰今者順懷世子喪葬諸事一依懿敬世子之例是乃

遵用 祖宗之義意於禮為當而發引則乃由鍾樓御間出

崇禮門失禮之大莫甚於此御間乃君上所由之路既曰御間則

臣子何敢由之懿敬之不由崇禮而由敦義其義有在敦義門之
路雖不撤人家其廣狹大小與建春門外之路少無所異豈有可
行於此而不可行之於彼之理哉請順懷世子發引依懿敬世子
之例由敦義門答曰此事以正論啓之非不可矣但於當初敦義門
外人家將撤故予為民弊而問于都監都監之意據明倫堂正間
館官許坐之事而回啓此亦從權之事故定之矣正禮之外權道亦
豈無乎當議于大臣處之仍傳于政院曰遣史臣議于三公領府
事鈔平府院君而啓

己巳尚震議伏見諫院所啓辭嚴義正 自上不可不從敦義
門外雖不撤人家猶可周旋發引則當依懿敬世子之例由其
門而出乃合於禮而安於義耳

尹漑 尹元 衡 李 浚慶 議與震同

○沈通源議鐘

樓御間通行果為未安故自都監更考歷年儀軌則章順嬪時
由鐘樓西邊虛啓而出有前例矣但以鐘樓西答階高路低不
得已填土於路與階級相齊然後可以安行故方欲議啓而未
及矣今者諫院所啓正合於禮除崇禮門由敦義門甚宜但亦

有未安之意存焉三間屏門正間亦是御路左右間則偏曲難行
正間與石橋通直若由此屏門則與鐘樓正間無異懿敬世子率
於太常洞本宮故由敦義門章順嬪卒於東宮故由崇禮門此
亦有當行之路也且有建春門至于敦義門大路則已矣如東車營
城底防川洞石橋回曲處敦義門外口極狹不得已以小舉奉行至
于京營庫前四歧大路然後乘大舉而行以小舉盡過都中亦
為未安小臣之意自建春門乘小舉而至于議政府前路改乘大
舉由鐘樓西路出崇禮門似為得中各曰觀此議俱當向右相之議
尤當由鐘樓西邊可也門則崇禮敦義皆是人君出入之門亦無異
也

庚午日微暈

辛未憲府啓曰近來紀綱板蕩庶恥道喪雖在宰相之列或有
于恤公議專務肥已弊習已成不可不隨現瘡治平安道觀察

使任說說在文官中實無狀又與沈綱婚鑄益肆無忌時好

也說不顧朝廷委寄之重日以微儉為事衙中所用顯索列邑巡

行諸郡至率無識子弟沈調之晉縱吏取賄陸輸舩運恬不知

耻身為方伯既行如此使一道唾鄙貶辱朝廷請罷其職以懲

貪婪之習平壤府尹李慶祐阿媚上官時人謂正中題目亦多貪鄙泛

濫之事請並罷答曰傳播之言豈盡信乎並遼差三啓俵允○

平安道觀察使任說獻雲龍硯葡萄硯梅竹硯八枚蓋私獻也前者李探

為平安監司時命工為硯極真雕刻之工又取成川粉石為筆

假山刻山川林藁寺舍之類又刻兩龍于山上自山端注水一龍

其水吐之一龍開口受之噴于下又以粉石為盆以

癸酉傳于吏曹曰平安監司望四宰慎希復並擬可也以沈守

慶沈具之孫有製述之才友愛之行能為平安道觀察使朴永

俊持身簡率然失為弘文館副提學李元祐李苞之子出身虎科

無有紀極奴事尹元衡屢為海豐君尹先智素乏勇智而奴事

慶尚左道水軍節度使

甲戌戶曹啓曰今年八道農事形止慶尚道外等第啓本皆已

上來並無損失之處惟咸鏡北道水邊各官被災京畿各官亦

多失農之慶然以各道啓本考之則惟江原道山田種粟者居

多而今年早穀不熟此道最為不實大抵納稅之數與前年參考則豆減二百七石米則一百九石矣傳曰知道

史臣曰國之所恃者錢穀故至於歲抄必獻其會計之數者例也而古之大臣憂深而慮遠者君雖下問而終不敢以豐儲聞於上也何則人主盛年使知年歲豐登府庫充溢則不事於土木禱祀無益之費者鮮矣彼也方今無益之費不可謂少也廣興百官頒祿之所屢告匱焉而山寺法設之費則濫觴豐儲各司支供之地頗致乏焉而三清太一之醮則漏危任度支者所當如陳恕不上景德之祿而以並無損失啓之噫畿甸失農北鄙大水是可謂無失乎

乙亥左議政李浚慶

行篤友愛望之穀然知其為大臣而不

入啓

身疾呈辭之日遣內醫問病且賜服藥故遣子弟奉箋以謝

答曰觀卿謝箋予嘉卿意大臣

有病遣醫暨藥是予重待公卿之道卿宜勿謝○乾方雷動申時

兩雹東方雙虹現

史臣曰十月而謂之陽者羣陰用事熾於無陽故也今者雷

未可以動而發其聲虹未可以現而濟于東則陽失節而陰氣縱也又雹者戾氣陰陽之氣不和而散者也其為變亦大矣當今外戚用事雖大姦已去而位台鼎燮陰陽者猶是尹元衡沈通源而瑣瑣姻婭皆躋膺仕故陰沴盛而陽氣失焉噫天人感應之理焉可誣哉

○全羅道珍島康津臨波雷動清洪道洪州稷山泰安藍浦雷動雨雹河川牙山德山平澤瑞山扶餘雷動

十一月丙子朔慶尚左道兵使吳誠拜辭傳曰撫恤軍卒嚴明

防備振肅軍令以安邊圉○諫院啓曰前府使洪淵性本驕俠處事

壞庶尹時李樛為監司淵乃級吏密歛務為全悅以為庶尹夫久為起身之地適捕賊數人遂聞于朝超授安州使

為牧使為牧使未久至陞堂上授任北鄙重地所當感激天恩

圖報之不暇而纔及一期遽生厭憚之心當六鎮水災之後不計賑

救之方急備禦之孔棘擅棄其鎮肆然還家物情駭愕請依律治

罪以警其餘答曰如啓

己卯平安道節度使李澤拜辭傳曰撫恤軍卒振肅軍令防備

諸事盡心為之以安邊方

庚辰全羅道潭陽錦山金堤靈光金溝昌平同福玉果谷城珍原
高敞茂長咸平務安海南求禮井邑和順雷動

辛巳平安道觀察使沈守慶啓曰凡除外任避妻妾鄉雖是法外
或有避而不赴者平壤乃小臣妾鄉監司為兼府尹赴任未安請

遞傳于政院曰守慶辭避之事有前例乎考啓憲府啓曰蔚山

郡守高敬命少有才名早捷魏科浮詭驕俠與其父孟前於去
英妻父金百鈞趨事李樛遂得清顯之官

奸之日身在玉堂同然大議所當謹密不洩而虞心反覆至以私

書潛通于妻父金百鈞以諂書通之尤為諂奸俾傳于李樛極為奸諂而尚

存官爵物情憤鬱請罷不叙答曰如啓

壬午政院考日記以啓曰在中廟朝兩司以平安監司韓效

元妾在平壤妨於事體啓遞矣傳曰以此示于吏曹沈守慶可

往與否商量回啓吏曹啓曰監司既兼府尹本府官婢率慶衙

中則非徒有妨事體族屬之人因緣交通難保其必無一開其

例恐有後弊傳曰遞之○傳于政院曰今方沍寒囚人多滯獄

輕囚可放者速決放俾無積滯事言于刑曹自前冬夏例為摘奸命
故而放之不多予恐恩不及於民也此意並言之○政院啟曰凡邊
將不得受由而京畿水使李戩李戩之弟籍父兄欲見病父汎濫
狀啟請推傳曰李光軾廉謹老將有知識常責李老武久病人必共知
父子間情迫不可推考李戩本職適差來救父病以示孝理之
意

甲申工曹判書鄭惟吉

性度和易文辭流麗頃掌銓衡除拜多

徇李標之私頗有物論故托病求免以病

呈辭傳曰只適本職及同知經筵

丙戌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元俊良拜辭傳曰撫恤軍卒嚴措

防備

史臣曰俊良之貪暴無知浮於李元祐而元祐則駁之俊良則
遣之者其必俊良之賂遺足以得權臣之勢緘諫官之口也噫
撫恤軍卒嚴措防備豈俊良之所能哉

以金明胤為判敦寧府事蔡世英

依阿權勢不知羞愧尹元

庶孽許通之說一日上御經筵議于為工曹判書鄭宗榮為

宰臣此英極贊而逢迎之識者駭之

平安道觀察使李文馨為同知義禁府事奇大恒為同知經筵事

權應昌為工曹參判權德輿恬靜不為兵曹佐郎李蘧為弘館

修撰李楨清素有孝行為順天府使金偉性輕俠喜附為黃海道都事鄭

惟吉為知中樞府事朴麟壽為京畿水軍節度使

丁亥以宋麒壽為德恩君奇大恒為吏曹參判李文馨為禮曹參

判李鐸為司憲府大司憲朴淳為執義丁胤禧張士重為掌令具

思孟安自裕為持平金貴榮為司諫院大司諫安方慶為司諫河

晉寶為獻納權德輿黃允吉為正言

戊子大司諫金貴榮啓曰臣為春川府使時解由時未到該曹

言責之官非如他職請遞答曰解由之法不可不嚴如啓○以

姜士尚為司諫院大司諫李既實不邊幅為司憲府持平崔顯為

弘文館副校理安社為兵曹佐郎安自裕為京畿都事○刑曹

啓曰全羅道上道儒生等欲防下道儒生實貢者欲黜試官持

杖投石跳梁踴躍之狀有同倭賊請為首李汝艇杖一百徒三

年隨從韓應台等杖九十徒二年半上依啓功減一等

史臣曰湖南之人尚氣好勝其大致然也在儒冠者以斥弛為高
登宦途者以浮夸相扇聽其言觀其外則堂堂乎似可與有為
而施於用責其實則碌碌焉皆無所取其不為風聲氣習之所
移者幾何人哉今茲之事胡為戾矣白衣持杖非青衿鼓篋者
所為歐儒劫官豈識字學禮者敢行為功名所使將至於不
有國家其人心術已壞於家矣我國二百年未嘗有如此之變
而今乃有之則豈獨士習之不美下陵上替紀綱漸至於渙散可
勝嘆哉

辛卯傳于政院曰興仁門崇禮門內所置二大鐘給于內需司政院
啓曰以遠閑置之物一朝無故命給內需司聞見駭恠敢稟傳曰
無用棄置給于內需司用之無妨有 慈教故言之

史臣曰兩鍾乃圓覺貞陵二寺之遺物有司曾請破鑄銃筒
而 上不許今乃命給內需司將何用哉其終為佛寺之物人
所洞曉若十日視不可掩也則又托於慈教噫知其不可則
慈教可必從乎

○以黃琳為司諫院司諫柳坤為議政府舍人安方慶為奉常寺
僉正

癸巳憲府啓曰崇禮仁興兩門內大鐘給于內需事傳教此兩
鐘自先朝以置於荒廢之基移置于兩門之內亦近三十年

一朝遽命輸用人心驚駭莫知其端萬一用之於佛寺則騰播
遠近無知之民鼓動於妖誕幻惑之說益張奔波之勢非但增
氣於繼流亦大有累於聖德請速還收成命答曰此兩鐘

先朝姦臣

中宗朝金安老達白懸二鐘於兩門之側又備晨夕
之撞後入以為威殺伐之全聲擊東南之地脉將不利

於國運旋即廢之夫安老
信姦臣也其說則未必然也

至論移置于兩門之內事涉不正而

國家無用之物諉諸久遠仍置於都城門內予意以為不可適承
慈教命給于內需司也該司付諸內需司則內需司自當曳出

門外使不在於門內而已以此無知之民鼓動妖說之事予未知
也不可還停故不允○諫院啓曰今以大鐘命給于內需司此誠無

用之物作為有用之器固無不可但不付之該司而委諸內需司凡
在聞見莫不駭怪方今御敵之具莫切於銃筒鑄成之際每患

之鐵此二鐘請勿給內需司付諸該司以備統筒之用答曰此二
鍾予豈不知用於統筒乎先朝姦臣主論移置于兩門之內事
涉不正而將不正之物鑄成統筒亦不合於國事不久兩司後皆
累啓不久

戊戌憲府啓曰前中和郡守李繼

蔭人也性奸猾為平壤判官李傑為監司繼剝民膏澤

其所以逢迎其欲者靡所不至探托於因民之情啓以公私皆便遂陞堂上

本以奸猾之人舞術術能

專以事人要譽為務前為平壤判官時諂媚道主迎合其欲非
但飲食之物百計取辦以悅其口至於徵歛境內絲帛公然納
賂以悅其心若又無紀極遂使監司瞞辭狀啓濫陞堂上判官
計臨民之官而教誘愚民偽陳政績以五品之官猥陞貂列近
古所無其時言官累日論執未蒙允俞物情至今憤鬱而尚未
懲畏擅棄任呀偃然還家其不有國法甚矣不可不重治請永
不叙用答曰永叙用似過罷職不叙後累啓依允○四方沈

霧

史臣曰今在仲冬之月沉霧四方其應云何昔漢成帝時黃霧

四塞先儒以為五侯專擅之應則今亦可謂外戚盛之徵也
辛丑鄭世虎率

壬寅禮曹啓曰改 宗系迎勅後應行他事當待上命然後

舉行如告 宗廟等事考諸前例宜若預講今者先來通事雖
失李陽元書狀洪貞等謄來勅書豈是虛偽若待迎勅然後更
議則事似窘迫今日大臣等因冬至問安咸詣闕庭請預先議
定傳曰予意方欲言之啟意當矣告 宗廟不可不為議于大

臣以啓○領右相議因 宗系改正降勅前已屢次告廟矣然
壬子年韓蚪持來會典冊張則只言不係李仁任之後而已不
錄 桓祖姓諱今年改正冊張則詳錄 桓祖姓諱於國祖

之上分明若此更無未盡之意告廟之禮不可廢矣傳曰受勅後
當即遣大臣告廟矣卜日諸事預備○簡儀臺測影大圭表影
長六丈七尺五寸二分小圭表影長一丈四尺五寸二分癸卯四
方沉霧日暈

甲辰雨雹西方南方雷動

十二月乙巳朔傳曰 祖宗朝武班宰相為兵判者有之今者予

意以為今判尹金秀文亦合兵判而未知銓曹之意故問之權輒等

回啓曰兵判之任雖武臣有學識清謹者可以為之故 成

宗朝李季全才略出外且有學識中宗朝柳聃年皆經此

任今者武臣宰相中惟金秀文似不有泛濫之行故擬望矣然

臣等之意當此兵政解弛之時必得剛正文臣授之然後庶協

於物情矣○傳于政院曰褒貶居下議親等依大典經一年叙

用事言于吏兵曹○大提學洪暹啓曰讀書堂官負數似太少

請加擇均一分番何如傳曰予方欲言啓意當矣二三人加擇

以啓○憲府啓曰前高嶺僉使尹曦先智之子 麤矣無識奴本

以愚妄貪虐之人到處不謹得保其職亦云幸矣今者除授高

嶺僉使所當咸戴天恩即於限內赴任而故自遲回過限六日

之後乃敢拜辭其謀避情跡現露難掩用心陰譎物情痛憤請

罷其職前清洪水使李熾狂妻貪暴 竊交李探金百鈞其泛濫

驕橫之狀難以枚舉若從律治罪則不止於罷而纔經兩月又

命還叙物情極為未便請還收成命各曰並如啓○以李棠

心小為議政府左贊成宋祺壽為議政府左參贊丁應斗持身似

於勢疾於利為兵曹判書慎希復為開城府留守鄭暢趙附李

出無是觀為黃州牧使安璋為知中樞府事李夢亮為同知中樞府事

丙午命試弘文錄及被抄文臣于殿庭居首辛應時等賜物有

差

史臣曰 上以英明果銳之資春秋鼎盛可與有為之時而

不以親近壽者咨訪政治為先務急急於朝風咏月之文當

此沍寒之極試于殿庭如恐不及自以為勸勵之得其道使

一代文士靡然趨向於浮華之習而求其實行豈不難哉倘

以此 眷眷之誠心移於聖學則國家其庶幾乎

○自內潛遣宦官于外方醮祭于靈驗山川以祈生子又求祀

典不載山川丘陵泉井靈驗之處以聞

丁未傳于政院日子素以弱質雖平時尚為艱保而自秋以來氣

益加弱近因嚴寒感冒咳嗽方盛今當無前大慶不得親迎皇恩

心其未安而勢難犯寒出入來初十日迎勅親行勿為之其日陳賀權停例為之事言于禮兵曹且告宗廟于魯平康則所當親行而身方不平今遣大臣重其事也諸執事皆以有名文臣差之事言于吏曹

戊申大司憲李鐸大司諫姜士尚等啓曰知中樞府事元繼倫

內非官禁外附
權奸以固寵位

本以無識貪鄙之人自為郎官時其以經營者

無非利欲之事及為宰相隨時變態惟利是趨位躋崇班而厥欲無窮患得患失益生固位之計目見李樛之擅弄威福權傾一國欲與深結同享富貴之樂曲為迎合言無不從諂媚阿順之狀甚於妾婦陰交密締之跡有同鬼蜮前為吏曹判書時李樛為參判大小政事皆稟於樛引進傾邪險詖之輩分據顯要廣植爪牙手足而已為之腹心此非殿下之家宰其實乃樛之家臣也自此之後不有公論益肆無忌之心注擬之際視賂多寡受人減獲無有紀極以致朝政紊亂仕路溷濁使聖明之世有同衰亂之時繼儉之罪極矣至今脫漏罪網保全官爵

士林疑懼物議憤激請削奪官爵門外黜送答曰凡治人所當得
中頃者李穡雖有重失似異於惡逆但當治一標身合於治元
魁脅從罔治之義也若續續並治枝葉非徒事涉騷擾人心散
亂恐非國家和平氣象元繼儉以一老宰所失豈至於此乎只
罷久啓倭久○弘文館副提學朴永俊等上劄曰伏以為人臣
者黷貨絢利而鼓無恥之風朋姦植黨而基誤國之階則其可
治之不嚴而去之不遠乎伏見知中樞府事元繼儉麤鄙無狀
行檢掃地溪壑之欲老而愈甚久竊銓衡益肆狼貪賣官鬻爵
賄賂輻輳家有三門則人稱三窟謀勒百姓則多至累戶甚至
構亭江澁制僭九掾受人臧獲竟未通報題門之譏罵路之辱
晏然甘受略無顧忌以此其時臺諫論劾其罪則便生指摘報
復之計繼儉之以吏曹判書陞贊成也金億齡為敵納主論劾
○其實鄭惕為司諫主劾之繼儉誤聞以其無恥傾險甚矣况
為金億齡乃懇於沈通源及李公發中傷之

上卷五十五頁三卷第二十九

國極矣負罪如此而猶保官爵此士林之疑懼而物情之憤懣者也伏願灼見勿疑快從公論荅曰既因兩司之論命罷其職矣不可騷擾深治故不見

已酉以沈守慶為成均館大司成李遠為司憲府掌令尹璠為京畿水軍節度使

辛亥以俞泓為司憲府掌令李齊閔為弘文館修撰○夜土星退行入輿鬼星水星見於東方

壬子禮曹啓曰今日以迎勅習儀百官會于慕華館而聞安環之卒當撤朝市之日行禮未安故即停習儀傳曰知道仍傳于政院曰近來宰相連逝予意不安而今聞安知事之卒可用之宰不至衰老而遽逝子用悼惜政院知悉○領中樞府事尚震議臣子過宗廟則下馬乃不易之定禮但勅書乃帝命

也迎引百官所尊在此雖不下馬亦權而就經之道也尹滌尹元衡議

與震同左議政李浚慶議郊迎勅書之時廟門與闕門皆當經過議者或以為勅書壓尊不宜下馬云然闕門則雖百官郊迎而

事體同於親近雖或過行容有不妨至於廟門則雖親近之時

勢不得不下况百官郊迎乎諉諸壓尊安然騎馬過行恐乖敬

謹訓禮之道也先是禮曹以廟門迎勅大臣傳曰觀此議皆

當然 帝命所當敬重 宗廟洞口百官不為下馬無妨○知

中樞府事安璋卒

癸丑夜土星退行入輿鬼星

甲寅百官迎勅而至即頒赦于明政殿行賀禮皆以權

史臣曰易之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

五罰之疑有赦蓋赦非不得已之事故古之誼辟良臣必謹於

此有臨死願君以無赦者其意有仕矣我國稍有喜慶之事

輒行赦宥至於肆大嘗則惡人無所懲而賊良民之甚者不

可以訓後世矣

○憲府啓曰今此改 宗系誠國家大慶然雜犯死罪皆得蒙赦

則其中豈無情犯深重不可赦者乎殺人者雖得免死而死者

不得洩寬此幸於有罪者而實害於良民非帝王之常法也古

人赦不妄下者其意有在加階百官疏放徒流以下之罪此亦
大需恩澤何必釋其死罪然後報答皇恩慰悅臣民乎請雜
犯死罪彙錄於赦文之內答曰今此改 宗系誠國家無前大
慶而並赦雜犯死罪已有庚子年前例不可改之故不允○傳
于政院曰改 宗系奏請使贈禮曹判書金澍田三十結外居
奴婢并五口書狀官弘文館應教李陽元田二十結外居奴婢
并三口行司勇安自命前司譯院正崔世協漢吏學官林苞等
並田十五結賜給可也○書狀官李陽元啓曰 皇帝如前一
不視朝多聚道士日事祈禱分遣使者于天下名山求神人奇
異之方故挾方書求進獻者往來禮部臣等亦或親見之封太
子事時不得聞知 宗系事臣等見堂時呈文且懇白尚書答
曰開封後當題本云略無難色厥後俟其坐堂上書一道申達
閣迫之情且呈文告曰如蒙許改正 宗系乞得勅書以慰一
國臣民答曰爾國 宗系已許改正即具奏單待闕內罷齋後
當入奏勅書亦當題請云云尚書李春方雍容慈惠之人也將

本國事議于閣老徐階處盡力圖成至於會典印出慮其日久
質材倩工即於部內改刊訖於不多日之內且親自領勅于西
成宮坐堂日授臣曰不欲其費使云云弒逆事永樂元年本國
奏請內專不舉論只以宗系改正事為奏請故準他改正之
旨亦指宗系而已前老韓崱謄寫會典內弒逆事謂許改正
云本國元奏內專不舉論之事中朝何以據而稱之乎臣攷諸
宗系錄則永樂元年所奏只是宗系一事今者禮部細攷各
年聖旨特為改正而禮部題奉內云載其系出弒逆李仁人
祖訓朝辭國下註李仁任以季仁人載錄故云又云恥蒙警詔而急於昭雪勅書內云
滌瑕蕩垢炳如日星蓋指弒逆事也使臣金澍自入北京得痢
疾九月初暫得少蘇旬餘復得眩暈發熱之證十七日初夜身
故尚書聞計出俸銀十兩提督主事胡定送紅色陵子一匹以
助買棺之資哀矜悶惻之意屢發於言辭之間臣前後進禮部
時安自命則傳語通情崔世協則主用人情凡大小呈文則林苞
專掌製述而奉勅前行逢捷子於大凌河時軍官李世灝帶弓

箭防護此四人為有功矣○傳曰李陽元安自命崔世協林苞各加一資

史臣曰安自命等三人俱以賤類一朝濫躋金玉之班服役奔走之勞雖或可賞賜之田結既云過矣而必與之名器賞之無章孰有加於此乎大抵我國行賞非徒及於罔功論賞之方爵為輕而物為重如欲革方今之弊其必先正名乎

○傳曰傳捧勅書內官全潤屋傳捧大明會典內官李忠邦各加一資

史臣曰寺人之職惟在於給使令備洒掃則傳捧勅與會典乃其職也而賞加及之是豈特賞之僭濫其崇信刑餘寵秩之惟恐不及於此亦可見矣

○以李陽元為戶曹參議具思孟為弘文館校理慎喜男有後靡之習無

儒狎之性為司憲府持平李裕仁為藝文館檢閱○四方有濁氣日有

兩珥夜土星退行入輿鬼星

乙卯傳于政院曰改宗系告

宗廟祭獻官右議政沈通源

熟馬一匹賜給其餘諸執事未貧窮者各加一資貧窮者馬匹

賜給○憲府啓曰今此改宗系誠國家大慶自上感戴

皇恩優施賞典一國臣民孰不悅服但賞當其功而恩不過實
然後允協於物情而無後世之譏議矣奏請之事朝廷定議委
諸使臣則呈文禮部周旋成事皆出於使臣而安自命崔世協
則憑假譯說傳語通情林芑則承稟使臣之意做了吏語而已
書狀官李陽元職帶糾檢亦無干與之事使臣金澍之死特贈
判書且賜田結奴婢其報勞酬功之典可謂極矣李陽元以下
別無可稱之勞而嘉善通政之秩經與不惜無以勸人只是取
譏且田結奴婢在恩數最為重大尤不可用之於賤類也請並
亟命改正○諫院啓曰宗系受誣久未登正一國臣民莫不
抱冤今者特許辨錄至降勅命誠國家莫大之慶自上喜慶
之心奏請一行之人不容不論貴矣然賞不當其功則反有僭
濫之失爵賞之柄徒歸於不中矣通事安自命崔世協漢吏學
官林芑不過傳語通情主用人情製述呈文而已此皆職分內

事而指揮處置專在於使書狀官則自命等雖有微勞豈無他
可當之賞而必以堂上嘉善之加輕授之乎內官金潤屋李忠
邦以捧勅與會典之微勞亦授賞加物情極為未便安自命以
下賞加請並改正各兩司曰李賜元等奉使上國盡心奏請成
此大慶論賞雖重亦無不可李陽元安自命崔世協林芑田給
固不可改正而捧勅與會典亦是關重執事予感 皇息非偶
然計而授之尤不可論也並不見久啓不見○夜土星退行入
輿鬼星

丙辰大提學洪暹啓曰賜暇讀書人負無非一時英材切於世
用故在先王朝或盡通苦務移閑職使得專攻文翰厥後值或
乏人不能如古見選者奔走務劇之職以此不得專力於文翰
人材成就亦有不如古之嘆今雖不得一依古事惟臺諫外其
餘則使本司堂上及提調毋得推尋入番人負且當番人負有故
則次番居閑者不待啓請輒赴書堂勿致書堂或空以體自
上勸勉之意何如傳曰如啓○政院以書堂凍擇入啓應選者

八貧

荆海辛柳塊崔顯直抄奇大

○四方有濁氣日暈

丁巳禮曹啓曰

宗系奏辨時多蒙禮部尚書

春姓李名芳

等周旋

之力至於禮部募役刻手印手等匠人刻板印冊尚書以其為

汝等盡力之意屢發於言端多示德色我國豈無感喜之意乎

苟別送謝物于尚書則嫌於私交而有妨於公天下之義所不

敢為若陽為不知則恐以我國為不知周旋盡力之為可感也

慶此二者似難善措試以此議諸大臣問于諳熟中朝事情譯

官皆以為當下馬宴之日先以我 殿下意謝之曰改正 宗

系時多蒙大人周旋之力使者之死至出俸銀以贖我 殿下多

謝厚賜就館之後令事知通事若為行次私賈者付禮物於胡

主事送于尚書家又別贈主事則彼無外交之嫌而我國謝意

可通胡主事乃李尚書門人易於通情云且中朝士大夫間喜見

我國品好大油芑及人藝咨文紙硯面此實文房所用亦祿金銀

珠玉寶貨之比易於措辭前日權應昌持身不謹賈去物件磨

鍊時無此四物請人參三十斤咨文紙二十張硯二面品好六張

付油花六浮付謝恩使以送到彼之後贈與事勢難便則還持來亦似無妨敢稟

史臣曰人臣義無私交而尚書以盡力之意多示德色云則其人可知而禮曹欲以賄賂相結則亦非矣

且前日迎勅百官不下馬于大廟洞口此所以重帝命禮

出於不得已若拜表時則異於此請百官下馬而過昌德宮洞

口則表文前導不當下馬請以為後例特洪通為禮曹判書傳曰拜表時

事如啓今次宗系奏辨時禮部尚書盡力周旋予意喜感不

淺此事將欲言之姑待該曹之稟也啓意極當自前禮部尚書

恭一而安有如李尚書之盡心者乎如啓且大慶後別試自有

前例然本曹議于三公尹元衡李浚慶沈通源領府事尚震鈐平府院君尹

以啓○尚震議今此改正宗系實無前莫大之慶別舉取人

則多士亦荷皇恩依前例為之允合事體但明年適是式年

科舉重疊然有閏月禮官排日得宜必無窘迫之虞尹元衡沈

通源議與震同奉後慶清謹守節持謹近正不為越附故頃為

湖南倭變時為都元帥統大兵追還以我少諱軍機使倭寇志作賊陷邊郡而去時人以此缺望焉議今者國有大慶

依前例別試取人 上教允當但明春乃大比之年若并開別闈

則外方儒生往來至集不為無弊若於式年會試後為之則似亦

不妨但科舉頻數則多士無涵養畜德之習開僥倖之路此弊不可

不慮尹漑議同傳曰大慶後別試當為之也但明年乃式年事似重

應別試當以秋成為之細考前例詳量排日稟定○夜土星退行入

輿鬼星

戊午夜土星退行入輿鬼星

己未夜月有食之土星退行入輿鬼星

辛酉四方有滿氣日微暈夜土星退行入輿鬼星

壬戌夜土星退行入輿鬼星犯積屍氣積屍星名不見其形但見其氣故云氣

乙丑以丑春年以輕薄之性懷才進之心阿附於權臣尹元衡承

直名驟致辛列性又善滯自是已意紛更舊章眩亂時事雖稍有

知敦寧府事洪仁慶為議政府舍人胤禧為弘文館應教奇大升

為弘文館副修撰○夜土星退行入輿鬼星

學誠校時頃者奸臣李棟為弘文館副修撰

丙寅遣工曹參判權應昌如京師謝恩○以閔箕恬靜恭謹學文該向然處

於末世不能無苟容之失頃為奸臣李標等所忤因不得志為禮曹參判李文馨性廉潔然無容人之

量頃為李標等所忤幾被大禍為承政院都承旨成義國為左承旨朴應男

所忤幾被大禍為承政院右承旨柳順善為

左副承旨李億洋器量輕脫別才能力受賈加遂陞堂上為右副承旨

李陽元為同副承旨洪天民少有才華早捷科第操心恭謹歷踐清顯為刑曹參議

丁卯夜土星退行入輿鬼星

戊辰夜土星退行入輿鬼星

己巳夜土星退行入輿鬼星

庚午左議政李浚慶啓曰小臣兩脚蹇澁頓廢行步受由調理

已淹四朔虔服賜劑之藥尚未差愈退伏于家每懷未安之心

腰脚雖不能用食息猶存退在而狀啓辭職尤為未安切欲躬

詣闕下親啓病狀故今來肅拜而入來之際扶抱於人東顛西

仆十步一休僅能頓躡拜稽小臣老得此病自謂稍健而乃至

如此斯實終身之病更無永差之日勢難在職乞蒙恩帝望保

殘生答曰近來以不出仕予未審卿意而今知卿意雖脚疾如此自當隨宜調理大臣進退非輕固不可以此輕適勿辭安心調理○徵士成守琛字仲玉昌寧人少質美自在孩幼儼若成人天性至孝人以孝兒稱及知讀書程課篤志晝夜不懈遭父憂與弟守琮哀毀踰禮啜粥終喪有客過其廬感其誠孝投詩而去其詩曰成門有二子孝行繼家君啜粥誠橫日焚香哭徹雲禮神朝與夕謁墓曉兼曛一法朱門制當今此始聞竟不知其為誰也服闋之後每值忌日猶先旬致戒慟若初喪朝夕謁廟出入必告兄弟同遊趙先祖門下俱有重名而守琮清潔英特疾惡太過至於渾厚敦實沈毅和粹則守琛有焉太學生將疏其孝行於朝領議政尚震兄弟同榻之友也時居上序止之曰某兄弟力學之士也將致遠不可使一善之名早聞於世事不果上已卯年間朝廷將興至治相從之士亦有聲聞太盛者守琛獨先憂之及名流禍作自度不能與世俯仰遂棄科業結屋數間於白嶽山下家園之後扁堂曰聽松杜戶不出獨

慶其中日誦聖人之訓自太極圖以至程朱之書咸手寫玩索
義理而未嘗以俗念經心 中廟辛丑舉遺逸授 厚陵叅奉
謝恩而不赴職侍母歸坡平山下牛溪之側雖屢空而奉養備
至及今 上壬子復與曹植李希顏成悌元趙昱同徵特授六
品官皆補外縣而守琛實膺薦首朝廷異其赴官至易三縣竟
以母病不赴是歲母卒守琛時年六十哀毀致疾幾必氣絕而
猶居墓三年且謂國俗墓祭之規不若祠堂宗法之制節時子
孫輪辦奠具或不精潔至於浸遠則馴致廢祀乃於先塋優置
田民構屋墓下齋器有室收穀有庫設廳具饌立房致齋凡百
器用親加規畫以立墓祭之法或言其過厚恐將廢弛荅曰為
之自我者當如是庚申 上特命授司紙時尚震為首相勸使
來謝曰恩命出於 上衷不可不來守琛時已老病其復書曰
程瓊不薦文立知其素性謙退年垂八十無復當世之望故也
子非不知我者耶竟不起至是病革戒諭其子且授以歛襲治
喪之禮乃曰死生常理一遭歸盡良是易事遂更衣就寢而卒

家貧將不克葬會諫院啓曰成某初以遺逸授職謝以身病終
不之官杜門求志力行古道行年七十有二年以窮約而死斯
可謂一國之善士當代之逸民宜加恤典俾示國家尊賢敬老之
意 上嘉納之即賜槨一部仍命本道量支米豆調出役夫
備助襄事之具丙寅 上特徵經明行修之士乃思守除特命
追獎超贈中直大夫司憲府執義皆近世未有之典也為人天
分甚高忠信篤實厚重寬弘長身秀骨風度偉然望之充盈知
其為德性君子也志尚冲澹無所嗜好其學以反躬切己為務
嘗謂學者道若大路聖訓昭然夫豈難知貴在力學以實其知
言語之學都不濟事聖人之門聰明英邁不為不多而卒傳其
道乃魯鈍曾氏子耳每以小學勸人曰修身大要盡在於此不
讀是書則居家何以事親立朝何以事君乎平居日用以淡泊
自守綃紬之屬不以掛體雖常情所不堪而方且自以為樂親
戚貧窮必傾財周急至以減獲分與朋友兄弟略無難意聞人
一善輒嘆無不置見人有過未嘗直斥惟示微意使知自化言

語處事不露圭角而至於斷以義理則有禦乎不可犯者有一
生請書其先祖墓碣守琛嘿閱良久曰這是李季旬所撰也生
曰季旬何如人也曰許詡傳有此人其生乃悟不敢復請其不
惡而嚴如此觀其眉宇鄙吝自消人無賢不肖莫不敬而慕之
圖書一室塊然獨處若無意當世而感時憂國出於至情性雖
不飲微醺輒高吟音韻滿室和氣可掬不屑意文藻而吟詠山
居詩意幽遠有非彫篆者所及平生悅陶靖節之為人喜觀其
詩每有曠世相感之意嘗自贊曰其容枯槁其貌亦古行年四
十猶一布衣初心不駁終始無違金安國嘗與人論守琛其人
曰可當守死善道安國曰如斯而已乎尚震每謂人曰仲玉成德
之士也大明給事中魏時亮奉詔本國求聞我國人技乃疏
守琛行義以應之其取重一世人無異辭可知而逸民稱之誠
不愧矣少與曹植交見其辭職疏言甚激發乃曰久不見津
仲謂已圓滑今見此疏鋒鋩太露做功猶未盡熟也則踐履所
到就可知矣自居坡平因瀟坡山清隱後改為牛溪隱氏曰吾

待謂之清隱乎士林猶稱聽松先生其筆跡古雅亦為世珍玩子
渾承訓家庭克紹先志力學不怠有孝行方以行義知名○夜二
更土星退行入輿鬼星

辛未夜土星退行入輿鬼星

壬申以尹毅中為兵曹參議朴啓賢性似和厚然小為禮曹參議

朴謹元性似恭謹然有容悅之態為戶曹參議成詢為兵曹參知李陽元

為承政院右副承旨黃琳操心謹慎為同副承旨洪仁慶為司

諫院司諫朴素立立心近直持身廉謹頃為為議政府舍人李遂

為弘文館校理○夜土星退行入輿鬼星

癸酉傳于政院曰爵祿可辭雖人臣不得已之事然太煩則不

可近觀鄭知事惟吉也頃日判釜曹時受制於李由循辭狀累

煩未便只適承文院掌樂院提調安心調理通諭可也近來兵曹

郎官每不盡充故充差事言之而正郎一員尚闕王言似不能行

也夫抵進退人物不在於上用人或有未盡予不明故也政院知

悉○日微暈兩珥背色內赤外青夜土星退行入輿鬼星

甲戌夜土星退行入輿鬼星

明宗大王實錄卷第二十九

夏土星退行入輿鬼星

夏土星退行入輿鬼星

夏土星退行入輿鬼星

夏土星退行入輿鬼星

夏土星退行入輿鬼星

夏土星退行入輿鬼星

夏土星退行入輿鬼星

夏土星退行入輿鬼星

子甲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三十

十九年

大明嘉靖四十三年

正月乙亥朔夜土星退行入輿鬼星○清

洪道牙山天安雷動

丙子夜土星退行入輿鬼星

丁丑夜土星退行入輿鬼星

戊寅夜流星出狼星下入天廁星下狀如梨尾長二三尺許色

白土星退行入輿鬼星○全羅道谷城雷動

己卯以沈義謙為兵曹正郎李海壽為藝文館奉教○夜土星

退行入輿鬼星

庚辰夜流星出北河星下入良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五六尺許

色赤土星退行出輿鬼星外

辛巳傳于政院曰近來寒威日益甚焉囚人積滯不關之罪斯

速放送事言于刑曹○夜木星退行入輿鬼星

壬午夜木星退行入輿鬼星

癸未司譯院都提調尹澆提調李贊啓曰通事李士謙來語臣等

曰去癸亥年十月隨 聖節使自帝都還到廣寧投入人家其

家人見掩相語曰你國之人姓崔的叔姪及姪之妻來居我隣

東烟臺近處今已五六年云士謙更問則不肯答說不敢強問

適於其處有士謙相識之人即與其人往見則果有一婦人其

容貌行步之狀分明是我國之人而男子則不得見之云如是

我國之人投入上國地方至為駭愕故敢啓答曰觀此啓辭果

為駭愕令該曹考前例卿等與領府事也尚 震 三公 慶 沈 通 源 也

並議以啓○日暈兩珥夜木星退行入輿鬼星

甲申夜木星退行入輿鬼星

乙酉憲府啓曰臣等伏見司譯院尹溉等啓達之辭極為駭愕

常時赴京通事凡中朝緊關之事所當盡心聞見語諸使臣俾

即啓達况我國之人投入上國地方則必有後日惹起事端之

患尤當即言于使臣須於復命之日啓達可也而前年 聖節

使通事李士謙在中原一路親聞我國人民投入上國廣寧地方

而視為尋常越江三朔之後始乃私語於本院提調其掩匿之

罪極矣大抵譯官等中原緊關之事專不用意聞見雖或聞見而

掩匿不言請通事李士謙命下禁府推考答曰上意亦然如啓○

日有左珥戴色皆內赤外青夜木星退行入輿鬼星

丙戌以李友閔性似款事然有為慶尚道觀察使崔顥為吏曹正

郎○四方有霧氣夜木星退行入輿鬼星

丁亥夜木星退行入輿鬼星

戊子夜木星退行入輿鬼星

己丑傳于政院曰不得擊錚之法非不嚴明而無知人輩尚不畏敢

今曉越入舍春苑擊錚用心兇惡下禁府推治京則六曹漢城

府掌隸院外則各道守令多不明決致有民冤擊錚者不絕另

加明察之意言于各該司○夜木星退行入輿鬼星

庚寅以安方慶為弘文館校理白惟儉為清洪道兵馬節度使

以捕盜之能勞得授堂上之加善事左右再為闡外之任

辛卯夜木星退行入輿鬼星犯積尸氣

壬辰傳于政院曰末世公道板蕩私情大勝京外官吏決訟處事

之際雖曰從法然於其間豈無誤決之事乎近年以來雖禁擊錚而不絕者民寃必多故也擊錚之人雖不可不治亦不可重論蓋致民寃也頃者子觀漢城府所啓成悟事則訟官之決似不為非也但嚴明誤決之法然後人寃稍解誤決官吏詳察治罪事言于法司

○夜木星退行入輿鬼星犯積尸氣

癸巳傳于政院曰生民之命繫於守令風教之美源於孝悌而近來勸獎似弛京外孝行及東班守令西班僉使萬戶善政人負等詳察啓聞擢用事言于該曹並諭于八道開城府○夜木星退行入輿鬼星犯積尸氣流星出星星下入巽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一二尺許色白月暈

甲午夜木星退行入輿鬼星犯積尸氣○清洪道藍浦全羅道全州金溝井邑沃溝輿德雷動

乙未夜木星退行入輿鬼星月暈

丙申傳于政廳曰以戶曹判書吳謙為判中樞府事且玉堂下番

乏少金命元

從早酒

好登

第持

身不

謹

放萬無檢

還

授前

職

金慶元

持

身不

謹

放萬無檢

無檢縱酒好 曾經侍從之人也王堂有闕處補提○以元混為

戶曹判書尹春年為刑曹判書金貴榮為司憲府大司憲洪天

民為禮曹參議成詢為兵曹參議朴啓賢為參知柳從善為刑

曹參議崔應龍為承政院右副承旨尹毅中為弘文館副提學

朴淳為直提學俞泓為司憲府執義李遠為掌令吳謙為判中

樞府事○夜木星退行入輿鬼星

丁酉四方沈霧日暈兩珥夜木星退行入輿鬼星

戊戌夜木星退行入輿鬼星

己亥夜木星退行入輿鬼星

庚子夜木星退行入輿鬼星異方如火氣

辛丑命左承旨成義國同副承旨黃琳視膳于 文昭延恩殿

○木星退行入輿鬼星

壬寅夜木星退行入輿鬼星

癸卯兼領觀象監事尹元衡啓曰天文候望之事所當精察故外

觀象監嚴禁雜人毋得出入事已有承傳矣近年以來非徒雜人

出入至於各司例為一會之所畫以繼夜至於夜分天文官員及退縮不得候望雖有天變不能詳察極為未便請更申明舉行一切禁斷且天道遠而難知雖或有變固不可指為某事之應所當秘密不可傳播故古之制律私習天文者有罪至於天文生徒犯徒流者許贖其意有在故在祖宗朝凡天變書啓之後只下政院而已不為傳播於外間近者事不如古一下政院即為傳播外間喧說妄論事應極為未安請依祖宗朝例使政院封入勿使傳播傳曰如啓史臣曰天道高遠雖若難知然宋景一言熒惑退舍成湯六責甘雨輒注則大人一理通達無間昭昭可徵矣今者元衡反以天道遠而難知援引先朝之事不使傳播於外間故肱股之臣耳目之官皆不知其有天變無以進規警之辭至使人至不知恐懼修省吁可痛哉

○夜木星退行入輿鬼星與土星同度流星出房星入南方天際狀如鈴尾長七八尺許色赤

二月甲辰朔傳于政院曰禁婚家良婦廢孽之女來初九日詣昌德宮事言

于禮曹

時世子已平而諸良家女

○兵曹啓曰黃海監司

手鈔啓

本內七站

在黃海道大路

館軍更張節目事體重大自本曹獨擅回啓為

難議大臣何如傳曰如啓○金鎧

外似簡謹而實行食鄰

為知

敦寧府事李純亨

以人物麤雜食郵不謹故見賤於主類

為清洪

道觀察使李揖

駑散不謹以門蔭之人憑假威里之勢濫授決

之職獲使之狂決捍也牢執不從

為掌隸院判決事舍慶元為弘

文館副校理金命元為修撰○夜木星退行入輿鬼星坤方良方

如火氣

乙巳傳于政院曰領府事

尚震也

近久不出氣甚不平云速遣醫官孫

士鈞胗脉○夜木星退行入輿鬼星流星出

星下入巽方天際狀

如鉞尾長二三尺許色赤

丙午日暈兩耳日上有背色內赤外青夜木星退行入輿鬼星

丁未清洪道兵馬節度使白惟儉拜辭傳曰盡心防備撫恤軍

卒法外之事一切勿為○日微暈右珥夜木星退行出輿鬼星

外

已酉分遣史官于館學取儒生到詔下于政院曰二十點以上抄啓
而時到儒生則使於明日會于泮宮命官製述供饋事言于該曹

○月微暈

庚戌以御題

賦陸即
博指

下于同副承旨黃琳曰賫去泮宮示于試官令

儒生製述科次來啓宣醞于試官及館官而別賜柑子于儒生是

日入格儒生等賞格有差

辛亥傳于政院曰日氣雖未溫和而春節將深明日為夕講今

後視事取稟可也且予近年以來多有小疾心熱恒留感冒咳嗽

頻作調保不可不謹予當專主調病間或視事此意政院知

悉

壬子 上御夕講

史臣曰自前年九月之後不銜經筵今日始開而國家新經

奸臣誤國之禍東宮永陟之變則經筵入侍豈無一事之可

言而皆舍默而退如命元之浮薄仲虎之軟弱固不足責也

文馨以宰相之人亦無一言之及徒為保全之計吁可惜哉

○憲府啓曰方伯之任職帶風憲得其人則一道之貪猾畏戢失其人則一道之冤枉莫伸清洪道觀察使李純亨前為永興府使時非徒貽弊於民多有鄙陋之事秦養數三品官猶造稱譽其時監司柳辰全也乃純亨之同年友也曲循私情啓以善政至於賞加物情至今唾鄙頃為判決事惟知循私不務伸枉稍涉權勢之訟則雖曲直分明延施不決已有物議方伯重任決不可授之請遞本職答曰如啓

癸丑大司憲金貴榮等上疏其略曰臣等伏覩 殿下即位以來臨深履薄克自抑畏內而修身無甚失德外而為國無大闕政然而天不悔禍前星告凶災孽荐臻喪亂弘多閉塞之月雷電以兩沍陰之節沈霧四塞至於星宿之妖屢現天文山野之獸時虎豺全集都城行都城是何可愕之變發於勵政之日以貽

殿下之憂勤乎 殿下以天之譴告引以歸之於已至下惻怛之教冀聞謇諤之言一國臣民孰不感激然而數月以來未聞有忠直之士犯雷霆之威忘鼎鑊之危直斥君舉之過悉陳朝

政之失是豈搢紳之間舉皆諂諛之徒巖穴之中一無截修之

輩而然也往者草萊之臣誤犯觸諱之語則不假優容而責以

嚴辭指曹植之疏耳目之官一進彈文之直則不見採錄而示以厭

意詭詭之色足以拒諫萬鈞之下誰得以盡言人懷仗馬之戒

習成金人之默唯唯之說日進於左右諤諤之諍日遠於千里

殊非盛世之義豈無識者之憂乎方今之事可言者多矣姑以

時病之急者而條陳焉紀綱不可以不立也人君之所賴而存

也國家之所恃而安也臨民之本無此則不張出治之源舍是

則未由君人揔攬於上而臣民奉行於下如腹心之運手足根

本之制枝葉令出而民從之法立而民畏之號令於殿陛之上

而振動於千里之外近者威福下移多姑息之政命令不行有

因循之病漸就於陵夷終歸於渙散百僚慢而不奉令小民頑

而多犯法至於身在罪網之中不知王法之可畏橫恣鄉邑擅

殺無辜指言陳復昌殺人之事遲回道路不即就敵指李探則殿下之

紀綱不幾於不振乎伏願思其所以致此之本而反求於殿

下之一念焉宮禁不可不嚴也深宮區門閤寺守之使外言不
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所以嚴內外之分而杜干政之漸也宮
壺嚴然後家道正內外隔然後國政修誠以近習之昵人情所
慢而無箴警之益有褻御之便一有非僻之言得抵其隙則因
緣攀附之路開浸潤膚受之譖入遂至交結內外竊弄威福以
紊朝政自古小人之濁亂朝廷者未有不通宮禁而能致者也
宮禁之事臣等固不得知之內間之言或播於外則外間之言
安保其不達於內也除目未下而得失先知綸音未降而閭巷先
聞以至斜封或下於決訟內旨或降於除職都下喧傳遠近皆
知豈不為聖德之累乎伏願思其所以致此之源而反求於
殿下之一念焉士氣所當振也國家之棟樑治化之本源天下之
治亂繫焉風俗之污隆判焉帝王之治莫不以振士氣為先務
偷靡成習則義新佞隋而曾不知恥節義相尚則折首剖心而
視之如歸士氣之於國家其重如此則振作之道容可忽乎茲
臣_{指李秉鈞}等秉鈞怙寵專恣上而眩惑聰明下而竊弄威福國家之

勢岌岌殆哉而無一人忘身循國直言正論以斥其姦令之士

氣可痛也已嗚呼一蕩於亂政之禍指戊午甲子兩甲子之毋摧於偽學之

謗指言已卯年之事○戊午甲子已卯之歲正斬刈於萌芽之

初壅閉於浚源之餘馴致萎薈日就不振脅肩獻諂搖尾乞憐

甚至於通完席之議而為自明之路指高敬洩明僚之言而陷

不測之地指尹仁涵事士習之偷一至於此將何以為國轉移之樂

在於殿下之一念伏願殿下留意焉庶恥既當礪也禮義

庶恥國之四維四維既張則國家治安四維不張則國家亂亡

庶恥之於國家其關如此則勸懲之方容可緩乎朝廷之上未

聞清謹之行列邑之中無非聚斂之臣貪饕之風長利祿之心

勝誅求無厭賄賂公行船運陸輸輻輳於權勢之家頭會箕斂

民困於培克之手至於官家之堤或為私門之占丘民之物盡

入高明之室而媚權附勢之吏傾大無之穀竭殘民之力播種

耘穫無不從欲國儲日耗民力漸瘁貪風之害一至於此將何

以為政丕變之機在於殿下之一念伏願殿下留神焉興

化之要莫大於敦俗先自朝廷而達於閭巷必由京師而遍於四域如風之動若草之偃仁讓貪戾惟君所好朝無善政民焉取則放僻奢侈踰分越禮第宅過制而凌雲之構僭擬宮觀飲食若流而方丈之饌日費萬錢奢侈之習始於卿相而偷薄之俗成於遠近傾財而侈婚媾之禮破產而羨衣服之飾弊俗靡靡人心益偷以致爭利之不絕獄訟之多端鄉無孝睦之行國有陵僭之患鄙民謀其邑宰興僕蔑其官師一有剛明之人欲盡職分之事陷之無妄敗不旋踵故居官者隨行逐隊悠悠度日任事者取容苟免隨其指喚國俗至此可為流涕伏願 殿
下反求於一念之間以立道齊之本焉為政之道莫急於任官
官得其賢則庶務熙任或非人則百事廢難慎於進退可以致
和一之功辨別其淑慝可以無混淆之患進退之柄雖出於上
而辨別之任實在於下蓋人君深居九重羣下之臧否有不能
周知故薦舉賢能屬之於宰相任官授職付之於鈐曹以人事
君宰相之職舉爾所知不待不爾而京外之官苟有其闕窠窠

而請之政政而言之至於萬戶僉使亦有定價之譏其所舉用
豈盡賢材而相知者哉驟陞階級門蔭居多啓授貂蟬武夫為
先攀附者有躡進之榮恬退者多沈滯之苦請托門開桃李蹊
成仕路安得而清職務何由而理乎名器至此可為太息伏願
殿下及求於一念之間以清用捨之源焉學校所以育多士而
興風化也作新之本繫於人君而教誨之方在於師長內而學
宮外而鄉校養育之規茲不至矣而章甫之徒趨向失正惟習
句讀以窺青紫之媒務為輕肥不知藏修之道自售於公薦干
謁於權門羞惡掃地禮讓何居國學如此外校可知首善之地
教養所關而臯比之坐率非其人非老病之人則必是時望所
不與也何以責師道之重而望作成之效哉伏願 殿下躬行
心得以盡導率之實焉賦役所以贍國用而用民力也民惟邦
本政在養民先王寧損於上藏富於民以時使之用之不困也
惟正之供取之有節也今者推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制賦有
恒役民有時法非不詳而正賦之外科斂多目無名之役不計

民時權貴之家連阡聚丁而不知徭役內需之民庇隣護族而
逋逃寔繁十室之役兼之於一室百家之賦督之於十家轉輸
纔訖鞭扑之刑繼至奔走未已而拘囚之困是極公門少推恕
之吏而彌令急於星火田野失耘耔之期而性命委之溝壑山
陵之役民力已困畿甸之稅倍於徃時哀我窮民其何能穀寺
刹之供祈禱之費每諉以內需之物不繫於經費之路內需之
財非紳運鬼輸則非出於民者乎內間別進之事權輿於戚里
之門濫觴於攀緣之人求邑之初先問其可辦赴任之後徵歛
之無藝公然出令目為內進之需假托營私重困失業之民欲
以市恩於已祗以歸累於上豈不痛哉伏願 殿下薄歛省費
以恤民生之隱焉凡此數者之弊皆當今之沉痾上足以召仁
愛之警下足以致危亂之階而上下恬然莫之知救丁寧咨訪
反歸於循例之文具建明謀猷不過為塞責之故常滔滔泛泛
日以益深臣等未知殿終之何如也嗚呼桑林六責大雨千里宋
景一言熒惑退舍災咎有像上下皆知恐懼交修無貳爾心是

亦格王正事之一助也太史一奏政院重封

時有星變尹元衡戒以勿為傳播外

問妄論

燮理之大臣不與聞焉討論之侍從不得知焉祥不知

祥妖不知妖昭昭之天眇眇之人判而為二恐赫修德弭災之

實也天人之際間不容髮感應之理捷於影響求之於在已之

天以感在彼之天先之以一人之心以正萬民之心則何災之

不消何弊之不革乎戒謹於危微之幾操存於出入之時絕去

偏繫之私恢擴光明之體不惟敬飭於廣庭之對而益嚴於燕

間之居不惟兢業於處事之際而尤謹於獨知之地真積力久

習以成性則 殿下之心一正而朝廷莫敢不一於正矣好惡

既得其正則用捨不失其宜明明布列恪恭乃職廟堂無伴食

之誚朝著絕銅臭之譏則 殿下之朝廷一正而萬民自不得

不歸於正矣嗚呼萬化之本惟在於正心一德之明莫切於講

學時敏之功有所間斷則九仞之績虧於一簣天理未純而人

欲或肆寒暄不一而怠敬以判 殿下自初勵精勤御經筵講

劇義理沉潛聖訓典學之功茂以加矣然而擇善或患於不精

信道未免於不篤聰明之聖或蔽於權奸修齊之德或累於近習頌笑不愛而是非或眩息威靡常而好惡或舛殿下精之學恐有所未盡也朝夕納誨既無傳說之賢左右拾遺亦乏汲黯之忠使殿下緝熙之功致有間斷之疾則臣等之罪亦大矣君子之學不吝於改過帝王之治莫貴於有終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克終允德萬世有辭伏願殿下不苟於章句之習不分於詞章之末允協於克一而勿為詖遁之所惑收功於純亦而勿為優游之所害則殿下之學日就於高明而篤恭之效自底於然天地而贊化育矣臣等俱以無似待罪言地駭目時艱敢效一得之愚勿以迂遠而視之尋常一賜乙覽而留神焉則其於修己致天之道豈無萬一之補乎傳于政院曰憲府疏中有斜封或下於決訟內旨或降於除職云予所未詳解釋啓之持平李陞啓曰以小印子踏下稱某殿內旨而盛行於外間或於決訟間有之云除職事亦以小印子踏下稱某殿內旨下於銓曹長官之言曩時喧傳所聞如此敢啓答曰觀此啓辭極

為駭愕予雖不敏內間若有如此之事則豈不知之乎似無此事而外間喧傳必有其意不可不察也泛稱某殿而回啓未穩更詳回啓則予當詳察使無如此之弊也予以否德叨承丕緒多有闕政衆災疊現觀此讜論豈不嘉納乎但太史一奏政院重封云災祥不可輕播大臣必熟慮啓之之事也學問間斷之言當矣然人君固當動學而調病亦不可不謹予意近日已諭于政院恐非勸學之時也疏辭當留省仍傳于政院曰此疏示于領府事高震鈴平府院君尹灑三公尹元衛李浚慶流各該曹大司憲金貴榮等啓曰以小印子踏下稱內殿之旨有行於外間曩時此言頗騰於閭巷臣等聞之已久雖不能的知其真偽於臣子聞見極為未安意以為內殿所不知之事而或有中間假托行私之弊有之則可防其弊端無之則何累於聖德故直以所聞及於陳弊之末矣且帝王之學非如學者講習文字之動留心於義理之源拳拳不忘于懷是乃典學時敏之功也故於疏末及之而今承上教不勝惶恐臣等冒忝言論重地言不能

取信於上至於下問在職未安請適臣等之職答曰小印子踏下稱內旨之事大妨國政極為駭愕言官直論合於臣子之道予意以為自上不知之事中間假托欲詳知而察治故問之也烏府悉陳無隱可也學問事則予偶言予意而已非不信之意也勿辭○夜月微暈

甲寅以柳潛為清洪道觀察使沈義謙為弘文館校理金繼輝

性雖浮薄然羅歸

由守窮安靜為承文院校理李齊閔為兵曹佐郎○日微

暈兩珥

乙卯慶尚道觀察使李友閔拜辭傳曰監司應行之事自有諭教書矣然興學校務農桑明黜陟嚴防備各別殫心盡職以肅軍政○傳于政院曰臣子聞君父有過之事固當直諫但事不的知而輕信無形之言矇矓論之則亦恐非以直事君父之道也頃者烏府疏中斜封內旨等事並論之正合臣子之道也然君臣之間當無未盡之意故再問此事以悉陳無隱言之而更不回啓此上累君德下駭觀聽之事當初明識有無然後可論似無未

盡之意更問于憲府以啓

丙辰 上御書講論討官竒大升曰古人有言曰天下安危繫

宰相君德修否責經筵則經筵之關重與宰相無異然必也君德成就然後可以知人而用之則經筵為尤重而後世經筵徒

事文具而無其實矣方今 聖德夙成其於義理之學精熟無

疑矣然尤加 睿念日御經筵講論不已則 聖德益盛矣但

常時 聖體頻數不寧久廢經筵臣每以為未安頃日伏覩傳

教有拳拳學問之意凡在見聞孰不感激夫人君之學問不獨

致勤於御經筵接羣臣之際居閑處獨之時尤可以修省也 上

曰啓意當矣人主好學問御經筵接待羣臣講明義理固其宜

也久廢經筵予心未安故予意已盡諭於政院矣大升又曰言

路於國家最關言路開則國家安言路塞則國家危今之言路

臣未知其洞開也頃者因天變求言之後已經五六月始有上

疏者今又自 上詰問言根臣恐自此而益無獻言者也唐臣

陸贄告德宗曰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夫狂直之士雖或有

過中之言是豈為招君之過皆出於愛君之至誠能容而受之則益有光於君德矣臣願自今以後進諫者雖有狂率之言自上容受則人得以有懷必達矣 上曰言路之通塞固有關於治亂矣今者憲府之疏有未盡之意故欲詳知而問之別無有妨於言路也大升又曰天意雖如此下人豈能知之古語曰不可家到而戶說自 上再三詰問言根出處於人聞見極為未安○大司憲金貴榮等曰初十日臣等辭避之時以備忘記答之曰欲為詳識問之之意也烏府悉陳無隱可也臣等未察下教之意以謂解釋當初下問之意也仍傳曰假托之事必有所聞自上欲知之故更問之耳臣等不能詳察下教之意妄以為解釋備忘記未盡之辭不為回啓以至更問臣等不勝殞越但臺諫之耳目有限必待親見躬聞然後論之則安有可言之事乎故苟有風聞關於政治者言之不諱以盡耳目之責宋仁宗時張堯佐為宣徽使御史唐介以為出於內旨抗言爭之仁宗諭曰除擬初出中書唐介轉劾文彥博以燈籠錦緣闍寺通宮

掖致位宰相今顯用堯佐益固其寵此亦唐介祗以所聞論之
未必親聞而目覩之也當時不以唐介為過言後世不以此言
為仁宗之累今者臣等所陳內旨之事傳播已久非臣等獨聞
之事也而事涉關重言之者豈必言其出處聞之者安敢問其
言根轉輾相傳以及於臣等之耳目臣等雖未能的知其虛實
尋常未安於懷以為內殿所不知之事而或有中間假托行私
之弊有之則可防其弊無之則可以洞釋外間之喧傳徑情直
啓而不知臣等之所失至於上累君德下駭視聽而又不能詳
察下教之意不為回啓臣等之罪大矣不可在職請遜臣等之
職答曰予非以疏論為非也但自上專下知而關重之言喧傳
外間事甚駭愕故欲為詳察杜弊更問之意也然則啓意知道
勿辭○諫院啓曰臺諫在耳目之地苟有所聞則盡言不諱乃
其職也因其所言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雖間有觸犯之言容
而受之以開言路此帝王從諫之盛德也若嚴辭峻責詳詰所
聞則誰敢進言哉頃有斜封等語騰播外間下至閭巷無不喧

傳有識聞之皆懷未安之心憲府以其所聞及於疏中有言責者職分之所當然也官禁之間果有此事則自上嚴加禁勅雖或無之容受其言益足以彰自 上樂聞之量有何上累君德下駭觀聽乎傳教之辭文字之間偶未及解見不為回啓別無所失而因此逗待物論請大司憲金貴榮以下並命出仕答曰如啓○夜月暈白氣一道如匹練自巽方直至西方橫布良久乃滅

丁巳平安道江界地震凝雪盡拆

戊午夜天中及乾方西方南方雷動電光○京畿江華雷震民家雌牛一首狗一首致死積城雷聲大作有同夏月地震屋宇皆動安城雨雪交下大雷電以風平安道江界大雪兩電大震電

己未弘文館直提學朴淳等上劄曰人主納諫之道在於虛已優容使人言無不盡而已不宜推詰至名使人疑於拒諫之迹而有所不敢盡也臣等伏覩憲府陳疏頗切時弊不諱觸犯之言

以盡獻替之責其意不過冀 殿下聞過修德以祛疵政而及
承傳教之辭不無嚴切之意斜封內旨等事屢煩下問使臺諫
窘於措辭終至於避嫌紛紛紘臣等恐 殿下納諫之義有所未
至而言路之益閉也 臣等固知 殿下之意必欲詳知首末以
杜後弊而聽言之量及涉不弘改過之迹似乖不吝如欲杜弊
而已則但當端本清源以肅宮闈可也何必推端詰狀至於再
三乎夫言雖有迹難盡其情偽而必責以分析事既有狀莫窮
其端緒而必推其辭證則言之者將不得自盡而後日之害恐
至於不可救也內旨之言騰播有年臣等亦嘗聞之矣是豈憲
府輕信無形之言哉臣等伏聞元繼儉判銓曹時托以宮闈之
請多用冗雜之類喧傳之語實起於此及李樛等專擅之際嘗
囑銓長謂某人當除某職某人當授某邑皆有假托之說則外
間喧傳亦不能無疑於其間也如此之事在 殿下固欲深知
弊源痛革其習而下問之際為臺官者既不能悉陳無隱至承
再問之教亦不致察不即回啓未免有越趨矇矓之失豈可謂

盡其職乎伏願 殿下益弘納諫之道深思杜弊之策不使言者有不敢盡之患則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若曰君臣之間固當詳論可否斜封內旨等事自上專不知之而憲府疏中論之冕之駭愕故意以為中間若有如此之事欲杜後弊之意也此非拒諫也予欲明識虛實問于烏府而臺官不詳回啓故再問之也今觀劄辭元李假托之事極為駭愕而宮中有此事真偽予豈知之乎後當警勅革弊官闡自肅矣○京畿安城雨雪交下大雷電以風

庚申傳曰曾經臺諫侍從守令在京畿及他道者並擬於臺諫侍從望子意指李憲國金億齡等也○以吳謙為議政府右贊

成李文馨為禮曹參判閔箕為司憲府大司憲箕素以文學著

而守正不阿以是人重之李探惟其不附已蔡世英希其志負
綏侍女朴氏而誘曰箕嘗言探不可用以是上惡之久處散
職箕深憫國無儲副而朝廷不為計請申明宗學
教養宗室庶幾感動上意建儲之議始作焉
李陽元為兵

曹參知成義國為承政院都承旨朴應男為左承旨姜士弼為右承旨朴啓賢為司諫院大司諫俞泓為司僕寺正安方慶為

司憲府執義李栻為司諫院司諫李遴交結李栻李憲國為司

憲府掌令洪仁慶為弘文館副應教尹之亨為司諫院獻納李

訥為弘文館校理沈義謙為司憲府持平鄭淹持身恭謹韓孝友為

司諫院正言金貴榮為龍驤衛上護軍姜士尚廉簡謹慎

為李探等所忤幾被禍為虎貴衛副護軍

辛酉夜水星見於西方

癸亥傳曰內侍府尚帑孫濱持身不謹性多巧詐頃日路逢前

掌令張士重不即下馬隱諱宦官之名托以外方之人飾辭傳

囑欺罔法司略無忌憚極為詐譎推考治罪○平安道鐵山白

虹犯日圓圍而日光微白左右有黃赤色虹氣盛於日輝虹內

亦微有霓經圍

乙丑憲府啓曰末世公道只在於糾舉而近來士習不美京外

取士之際多有姦濫之弊豈不寒心乎前年清洪全羅兩道儒

生作亂事雖曰舉子之悖戾而其源實出於場屋之不嚴主司

之不公以致羣情之忿怒不可不杜其弊源也擇遣京官舉子實

貢試場嚴正等事請申明事目而左右道如不得並遣則一處
令本道都事主之兩界冒赴之人托為軍官者比比有之士風
至此亦甚不美如此之人勿令許赴如或中格亦糾摘治罪以
正弊風答曰如啓

丁卯 上御夕講

戊辰以朴忠元為弘文館提學李遵為校理李忠綽為兵曹佐
郎

已巳 上御朝講大司憲閔箕啓曰大學賢士之關朝廷士大
夫皆藏修出身之地故在學宮有學問培養之功然後他日立
朝有虔心行事之美矣見今儒者之事雖曰讀書不過句讀音
釋而已雖曰製述剽竊抄集而已其於義理之講究專不用意
不知本源之學至於師長亦不擇人故少無教誨之方自
雖有時製述有時殿講然恐非勸學之本也士習之不美如此
他日出身若為臺諫侍從則未知終為何等人也以頃日之事
觀之姦佞之徒指言李樑家趨附之徒阿諛趨附惟恐或後使國事日非

者良由平日無學問培養之功也教養之道必有根本然後為
可而人主一心實萬化之原也伏願自 上留心於學問焉學
問非勞身之事可玩心高明而已且古則君臣之間如父子故
臣之賢否邪正無不通知今則異於古上下阻隔雖在宰相之
列者自 上亦不能盡知故頃者見欺於姦臣實多矣政事之
間不施特命委之於銓曹而臺諫侍從自下薦拔然後協於物
情矣近者吏曹判書權轍以病呈辭而大臣勸使出仕病之輕
重未可知也外廷之議以為頃日傳教之辭有云用人不出於
上嚴辭峻責故惶恐而然也凡大臣於國家之事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可也而為大臣者任其成敗而不言大臣亦畏天威而
不言則小臣誰肯敢言哉君臣之間固當情義交孚而弊至於
此臣恐自 上樂聞之誠有未盡而然也常時臺諫盡言極諫
則自 上以為其心亦未盡出於正而云爾然古人云為菴之
言聖人擇焉其人雖未盡出於正而其言則聖賢之言也若聽
從其言則是亦從聖賢之言也近者臺諫上疏盡言不諱而斜

封內旨之事雖因風聞而啓達虛實之間欲使嚴肅宮禁之意然
語涉宮禁又未曉傳教之意不即回啓終未免趨趨矇矓之失然
其疏則明白折衷正中時弊人皆以為切直伏願 殿下勿為泛覽
而留念省察焉夫以人主比之於天者非謂其高高在上而已以
無偏繫之心而至公無私如天也領經筵事尹元衡曰近來朝廷
之間愚妄指李標等之人專擅威權使國事日非而臣亦忝大臣之列
知而不言臣罪大矣自古姦臣之誤國者赫一而未有如近日之人
欲遂所欲則輒假托 上旨也朝廷上下孰不痛心○日暈冠
辛未 上御朝講

壬申試文臣通政以下製述于明政殿庭○夜巽方北方如火
氣○清洪道丹陽慶尚道榮川地震

癸酉汰去老病不合師儒唐允文等五人及年老守令辛祉等

十二人○憲府啓曰前端川郡守李彥臣性本貪婪罄竭官庫

善事權勢指李標李使之通請於本道監司俞監司據其郡民不

實之狀啓請論賞終授通政之加物情至今痛憤李彥臣堂上

加請命改正其時監司曲從人請啓聞論賞亦為非矣請推考
者曰不允後累啓依允○以金貴榮為弘文館副提學李山海
為副修撰南應雲為同知中樞府事

閏二月甲戌朔

乙亥南部忠義衛權性至孝父沒廬墓三年躬執奠饌粥不
食蔬果鹽醬母喪負土成墳哭奠三年雖

雨雪不廢服闋後期年不食酒肉與人言未嘗安陰前參奉林
啓齒每至父母忌日則悲動三旬不食酒肉

薰稟性純厚學林精博前日公薦授參奉職乃以親老辭還家
居盡心致養悅親無方及丁父憂年已六十而執喪不怠

薰弟芸孝友亦篤平居奉養之
勤處喪之戚無異於薰三人旌門平昌人金孫妻銀今夜母

為虎所攬銀今手持木板高
聲叫號追之虎乃棄母而去賞物復戶驪州正兵吳世英年十歲
其父得

惡疾藥絕世英自斫無名
指和藥以進父病即愈金浦私婢者斤今年十六值其父病鼓腹
垂死自斷手指燒為灰

和酒以進三人
良久乃愈定平軍保趙慶麟年十八其母得惡疾幾死斷左
一指燒火以進母病還愈

復戶鍾城內禁衛金聶妻韓氏聶死後哀傷憔悴常以死為期一
日語其母曰吾將以某日死須以

亡夫平生所著衣服置我背上吾將持贈亡夫一日沐浴自縊而死旌門

丙子以洪天民為承政院都承旨成義國為禮曹參議○日微

暈○全羅道靈光地震

丁丑禮曹與大臣揀擇師儒李光軫等四十二人

戊寅以尹毅中為兵曹參議成詢為參知李陽元為承政院右副

承旨○日暈兩珥

己卯以尹毅中為吏曹參議成詢為兵曹參議崔應龍為參知睦
詹為承政院同副承旨

壬午以羅性為司憲府持平○日暈

癸未以吳祥為成均館大司成朴淳為承政院同副承旨沈守慶

為忠武衛上護軍

性度從容持身謹慎然無
纒直之志有柔弱之態

甲申憲府啓曰近來學校解弛士風不美故自 上欲為興學

使之遴選師儒以專教誨之任而前光州牧使金通性本貪巧

惟以附勢為務前為惟新縣監時船運官庫之物以為茲身之路

及為光州牧使亦多鄙陋之事不容於士類久矣如此之人雖尋常

之職亦不宜復叙豈可得預於師儒之列乎請金通削去以重師

儒之選答曰如啓

己丑以洪曇為刑曹參判南宮忱為全羅道觀察使金德龍為同知

中樞府事○夜月微暈兩珥

庚寅日微暈

甲午日微暈雨雹交下大如小豆

乙未日微暈夜月微暈

丁酉領中樞府事尚震字起夫為人寬緩有度沉厚不競見者以公輔期之少時猖披不學嘗為同舍生所辱遂發憤讀書治舉子業日益進未久中司馬試己卯年間士人方事修飭震惡之時游泮宮故不冠其踞以弄侮之登第謁鄭光弼既出光弼語人曰朝廷出懶慢政丞矣平生不言人過多樹私息以得衆譽前後為考試官必取惡製別置之俟考畢出示曰如此尚可取否下官皆笑欲黜之則曰此子有福何必強退以是因震得中者甚多世皆歸德焉人有求官者必先卜其命居家無法以奴僕之言干請除拜鎮浦小官多出其門凡議論不計可否唯人意是從在乙巳年間所言多與權奸合鄭彥慤為全羅道觀察使謀奪人臧獲事覺上命拿推震在經席啓之曰彥慤性直必無

此事力為救解陳復昌方貴寵用事嘗乘醉訪震倨傲無禮戲
曰尚爺歌震素不能即欣然歌之以悅其意及歸歎咤曰吾為
此人所辱矣李樾粗工書法方其用事震求寫屏風張於賜几
杖之宴樾亦與宴震指屏謂樾曰天遺此寶娛我老境其媚世
悅人類如是 文定王后欲立禪教兩宗密使沈連源諷震後
因震詣闕問之震不能諫依違而退其事遂成朝廷及儒生累
月爭之而不能得衆論喧騰咎震震不自安引疾請免 上不
許震嘗語宋純曰子何坎軻沈滯若是耶純曰吾若縮頸不言
政豈早已得也震笑曰君譏吾含默固是然嘵嘵多言東西賤
氣果有何味聞者鄙之尸位伴食終始貴顯無一日之窘嘗與
逸士成守琛迺呈相善雖居台府為外方之交終始不替臨終
語子弟曰吾死勿樹碑但立短碣書曰公晚學琴嘗彈感君恩
一曲而已足矣○傳曰常時大臣病重則政院例啓遣承旨問
病而近者領府事也尚震沈病久矣今見停朝市之啓老成大臣
卒逝子用驚悼政院何不豫啓以病重乎○傳于醫官柳之蕃

等曰予氣不快安脾胃不和胃膈煩鬱寒熱易發元氣虛弱間有眩暈因睡之氣夜寢或安或不安大抵予量元氣則常患不平心熱上攻口渴引飲萬機多慮而性似固執年過三十時無國慶前年喪儲後國勢似孤弱心氣豈能和平乎予雖不敏思其無逸不厭學問御經筵接臣僚而牽於細疾頻作今年則欲專主調理期於蘇復不能視事故以致疏答間勸學之論是雖臣子警君之常事予心則常自不安不得安心調病也當今國無儲副上多疾病凡為人臣者毋煩雜論只欲安國家保君上之秋也且黑鬚漸黃似異於前日亦可歎也

史臣曰按此傳教之辭雖下於醫官胘脉之後然至如學問之事國無儲副安國家保君上等語固當與大臣論之恐非醫官雜沓之所預知也

戊戌日暈

庚子憲府啓曰大臣疾病或遣醫或遣官問病病革則遣承旨問病且問其所欲言此乃重大臣之義病之輕重政院探問啓

達然後自 上乃行問病之禮而卒領中樞府事尚震得病已
久而政院邈然不問自 上留念特遣內醫問疾之後政院亦
不連續探問遽以卒逝入啓使問病問言之禮未及行之非但
有關於全始終之義雖有將死之言亦不得上聞此皆政院慢
忽所致其失大矣都承旨色承旨請罷其餘承旨並推考
都承旨色承旨遞差其餘承旨並推考

辛丑以李夢亮為漢城府判尹朴永俊為兵曹叅判沈守慶為

刑曹叅判睦啓為吏曹叅議李之信為戶曹叅議洪曇為承政

院都承旨朴謹元為右承旨黃瑞為弘文館直提學安方慶為

承文院判校崔瓘為通禮院左通禮南慶春為右通禮

性庸雜貪汚不

謹丁胤禧為司憲府執義洪仁慶為弘文館典翰朴素立為應

教具鳳齡為藝文館奉教許世麟為楊州牧使

武人持身廉謹

盧禎為

晉州牧使

操心謹慎居官廉潔

壬寅傳于政院曰司宥乃詰姦懲刑暴亂之任也然捶楚之下

豈無冤枉者乎當懷矜恤之念日新慎刑况春夏長養萬物之

時尤宜服念也此意言于刑曹不關囚人其速放之

三月癸卯朔日微暈兩珥

丙午以金翼為承文院判校李訥為司諫院司諫崔弘渡為司

導寺副正

性儉邪貪濁急於功名以其女嫁與尹元衡為婚婚裝

徑得奸官誘其老母使呈上言得適為京職人皆唾罵朴素立

為議政府舍人李拭為弘文館應教安方慶為副應教沈義謙

為校理申湛為司憲府持平金就文為星州牧使持身謹慎李

俊民為江界府使

丁未夜巽方有如火氣

己酉傳曰領府事家當行別祭令禮曹擇日以啓○日暈夜月

暈

庚戌日暈

辛亥日暈

壬子 上移御于昌德宮東宮

甲寅以姜昱為禮曹參議崔顯為議政府檢詳權德輿為兵曹

佐郎李齊閔為弘文館副修撰成義國為江原道觀察使
丁巳傳曰旱徵太甚緩刑舍禁弛力等事令該曹舉行

史臣曰桑林六責寔能弭七年之旱側身修行足以消雲漢
之災是皆應天以實而天心回也今夫緩刑舍禁應災之故事
徒舉其文而無其實以繼之則天其格乎而况祈年丐福恒
舞于宮是荒巫風而臬司捕其巨巫治之以罪可謂幸矣而
王心猶惑不欲明言其解放乃託於救災緩其刑而舍其禁
則其實又不過護左道而抑公論也可為於邑

己未夜木星入輿鬼星

庚申藥房提調沈通源等啟曰頃者伏審下諭醫官之旨益知
聖衷不寧舉國憫慮之情何可紀極 殿下以 宗社付託之
主上有 慈殿下有臣民曷不重愛一身善自寬譬願養泰和
之氣以慰悅 慈聖之心乎國家吉凶之制自有隆殺凡佳辰
令節為 萱殿上壽豐呈曲宴等禮每命停廢無乃以下喪未
期而然乎誠為未穩一國人心自然感愴頃無歡樂之意久遏

八音氣象索寞殊非盛世之事也自古和氣致祥凝成莫大之慶伏望平心息慮寢興以時百分調保時時出臨郊坰省觀民事兼閱武才或於禁苑引接臣隣並較文藝使鬱結之氣宣暢通豁則聖體自爾而安寧不須徒事藥餌之末也答曰觀卿等啓辭知卿等受君之心予豈不寬念乎但三四年以來元氣漸弱頻致不安數年間欲專心調理今年則似難為也上壽等禮慈聖不許所以不得為也○夜木星入輿鬼星

辛酉夜木星入輿鬼星

壬戌禮曹啓曰近日以來旱氣日甚請於二十四日中外祈禱之禮一時舉行傳曰如啓○學生柳淵伏誅先是大丘府居柳游十餘年前病心狂走流寓于海州境內得妾住活或稱為柳游或變姓名為蔡應龍乃於今年春間率妾來京其妹夫達城都正提聞而招見則遷徙困頓之餘形容雖變言語動止實柳游也游之弟柳淵在大丘本家提通諭於淵使之率去淵上表相見遂與同歸中生奪嫡專財之邪計結縛傷打謂非其兄許子

大丘府使朴應川先信柳淵之言只囚柳游而游之妻白氏尚在其家若令對面可以立辨非疑似難斷之事及柳游得病保放使淵得行賊兄之計終至於滅迹賊兄亂常之人不即快治一道之人皆為痛憤後以言官之啓下禁府推鞫至是淵服其罪

史臣曰柳淵以兇悖不道之人生奪長專財之計厚賂朴石密謀相應使其奴負出柳游結縛抱石投之琴湖以致滅迹其惡極矣但綱常大罪固當反覆詳問使行凶形狀昭著無疑然後人心知快而如禊及沈鏊金百千之供雖曰真柳游也而皆以為初不識認其形容則不無可疑之端及其滅迹之後又不得柳游之尸身而只以箠楚之取服遽成賊兄之罪故卷論之是非不一而亦恐非服念旬日不蔽要囚之意也

史臣曰游少有心疾棄家出走其一家莫知生死者十餘年一日游來投達城令之家令喻於其妻妻使其弟淵往護率來

淵上京與兄同還中路削去面皮使不知其為游結縛告于
大丘府曰此人非吾兄而稱吾兄請囚禁窮詰以治之府使
朴應川付之獄淵陰使獄吏圖殺之以滅其口獄吏慮有冤
枉不聽應川使欲脫淵罪治游極酷聚邑中人辨其真偽邑人
知應川之旨皆曰非游也生負徐洞尤附會應川唯教授徐
時雄乃曰容我雖變聽其聲音真游也游在獄中無路發明
乃曰吾初娶妻時妻著兩重裙欲強脫之則曰方有月事云云
此事非外人所知若問於妻則可知虛實也淵恐露情狀秘
之勿令問後問其妻符合游言應川不得已保放柳游於人
家因淵淵欲滅迹與保放之家圖之托稱游逃走竊負以去
若不投之江則坑之溝瀆矣柳淵殺兄之罪昭昭難掩淵之
謀殺其兄欲專嫡長財物也

○以朴忠元為兵曹參判朴永俊為司諫院大司諫朴栗為司憲

府持平

交結李探屢占清顯之職及探之
敗也又附沈綱以爲保身之計

○夜木星入輿鬼星

癸亥日暈兩珥夜木星入輿鬼星月暈

甲子夜木星入輿鬼星

乙丑夜木星入輿鬼星○慶尚道慶州霜降無異冬月草葉盡枯

丙寅傳曰書堂一負有闕曾經書堂者金繼輝若可還差則差之且書堂人負非特取其才華以淳正之人擇差事言于大提學以吏曹正郎金繼輝弘文館校理沈義謙揀擇以啓

史臣曰邇年以來揀選不重挾詞藻小技者間或膺是選故自上教以非特取其才華亦當擇其淳正云則固當以才華學行俱備者極精揀揀以副吾君儲養之意而沈義謙雖或曰淳實之人未聞有才華之實而首擇以啓是豈公道也哉

○日暈夜木星入輿鬼星

丁卯 上移御于昌慶宮

史臣曰近日以來 龍顏消瘦殊非昔日之容天語緩弱亦非

舊時之聲而且聞自 上因心懷不平時時過進香醞至於
大醉失性加怒於宦寺之輩或命下獄或命黜外而輒還放
送輒還召入喜怒無常莫測其端此良由於元良薨逝國無
其本憂傷鬱悒而然也

○夜木星入輿鬼星

戊辰以金繼輝為吏曹正郎安自裕為兵曹正郎○夜木星入輿
鬼星

己巳夜木星入輿鬼星

庚午夜木星入輿鬼星

辛未夜木星出輿鬼星外

四月壬申朔

癸酉日暈

甲戌傳于京畿觀察使沈銓

嘗為全州府尹無辜之民名以強盜恣行在殺啓聞欺罔圖受重加至於

謀勒良民奪人藏獲

好訟逐利有同商賈 黃海道觀察使尹鉉 少有才華早登魁科

然無財愛睡族之心

有財 曰旱災日甚而近日連有雨徵督令付種

名則周文確也仍饋酒而送其後絕不更來矣臣以微賤之官不敢自達憫默度日今見司憲府所啓不敢自嘿敢啓其人形體則不長不短無髯年少矣傳曰令柳均留待別監等辨質且柳均之婢有為宗親妾者耶有與柳均懷嫌者耶並問啓政院回啓曰柳均云婢子為宗親妾者則無有矣但小婢勿丹伊自云前年三四月間與箕城君倪數三夜相奸而已與臣有嫌者則無矣別監等皆非前日所見之人矣○傳于尹旣尹元衡沈通源曰近因廣川君之來啓聞之則本月初二日夜奸細之人往于左相及廣川君家詐稱 慈旨夢中人化為赤龍登天自謂太宗大王六世孫此人尋啓云此言甚恠極為駭愕自上即欲發言而時未得其人方尋可疑者故姑默而昨觀烏府之論啓意當矣剛正大臣秩高宗親可知乘夜遣賤人密傳 慈旨於大臣宗親之事萬無其理而俱不捉告所失非輕廣川一愚直之宗親也大臣處置果如是乎烏府只請推考似為輕歇恐不能防後弊杜邪論也今日又見柳均之啓雖曰微官奸細之人

再度往家至於贈物亦可知佩囊內賜之事萬無其理而尚不捉告輕受駭愕之物尤為非矣先罷後推大抵近年以來人心

惰薄奸細之徒好生邪論輕侮國家有恐動之習而討逆之事

人皆恬然可為寒心予乃驚聞之事故諭于卿等矣且金虬性浮

誌喜朋比然無邪曲之心為金海字等所隔久被遠窟以非關宗社之罪八年遠窟豈

無冤悶乎似可用寬典也今可放歸田里耶今方伸寬之時予

懷如此故適因卿等詣闕並議之矣尹溉等回啓曰奸細之人

往于李浚慶壽麒之家詐傳慈旨之事臣等曾已輶聞不勝

駭愕而不得執捉其人推之無據故欲來啓而未果今者伏覩

傳教及柳均書啓之辭尤為駭愕慈殿密遣賤隸乘夜口傳

國家關重之語于大臣宗室及微官之家萬無是理聽之者可

知其偽詐而縱賊不捕所失非輕上教允當近間人心惰薄

好發邪言誠為寒心臣等竊詳之此三家往言者乃一人所為

而以均之書啓觀之美女稱柳均婢子又有黑點之語此必均

之婢夫以好事妬忌欲為謀陷之計發此關重之言不可謂無

毋致失時

乙亥日暈

戊寅日暈夜月暈左珥

己卯日暈

庚辰傳曰尹汝弼以其子任之罪計之則不可容恕但以章

敬王后之考不可無奉祀之人以曹城尉洪礪女壻奉祀即女壻

任之嫡孫琥也 ○日暈

辛巳以洪彥誠為慶尚右道水軍節度使

壬午憲府啓曰頃日有奸細之人署別監冠服詐傳慈旨于

左議政李浚慶廣川君壽麒之家事甚駭愕官禁之於外庭內

外截然體統尊嚴安有內旨憑一賤隸之口乘昏夜密降於大

臣之家乎浚慶以剛正大臣足以知其必無之事而為奸人所

欺終不能執而問之處置失宜李浚慶請捧傳旨推考壽麒以王

室近親可以知奸細之人所為而不能執而告之請並推考

答曰如啓

史臣曰奸細之人詐稱慈旨乘夜密傳可以知萬無之理而為奸人所欺既不能執拘以告又不能啓達待罪其失大矣然浚慶之為奸人所欺者以其內旨之降於大臣前或有之故雖或致疑而不料其偽也浚慶之所以不料其偽者豈獨浚慶之過哉

癸未傳曰行三次祈雨而尚無雨徵來十六日風雲雷雨雩祀北郊遣重臣漢江三角木覓遣內臣別禱○刑曹佐郎柳均啓曰三月二十八日人定時別監稱名人來到臣家詐傳慈旨曰今日午夢紅龍出自蓮池化為儒生自稱曰太宗大王六代孫與一美女携手入房還化為龍上天其儒生左腮左肩各有一黑點如此之人若有出入汝家者熟視其容貌臣驚惶罔措伏地問曰向以來言於我乎別監荅曰夢中美女稱佐郎柳均婢子云故傳教耳因還去又於今月初二日人定時其別監來給以紙外裹朱紅小印子踏下黃段囊一部曰此內賜也前日傳教事詳審聞見云云臣尤為惶恐罔極拜受後問別監姓

端緒也請即令政院密問柳均以其婢子所奸可疑之夫推鞠則可得其罪人也均之婢子亦勿令逃躲使之一時鞫問何如金虬故歸田里事 上教允當○傳于政院曰各司書吏書真司僕寺牽馬陪吹螺赤市井人各洞香徒人各司奴子私奴年少體中無鬚常時行止荒唐人及周雲鶴周文確姓名相似人等斯速秘密問啓事言于各該曹該司漢城府五部○禁府啓曰柳均婢勿丹伊仍叱德及勿丹伊夫幼學申皞仍叱德夫庶孽韓末雲泥囚矣○夜月暈○全羅道綾城雷動東風大作雲霧晦冥雨雹交下或如大鉢或如雞卵農人驚駭仆地咫尺不辨所著笠子逢即穿破滂下積聚處則深至寸餘經日不消兩麥生麻傷損無餘人物逢雹者皆傷牛二口致死同福和順兩雹大如榛子小如黃豆

甲申傳于政院曰申皞韓末雲詐稱 慈旨柳均家再度出入敢發邪言辭緣令禁府推鞠○日暈

乙酉兩司啓曰近來人心嗜惡國綱解弛奸細之人好生邪言

輕侮國家熱動人聽國俗至此極為駭愕頃於左議政李浚慶
廣川君壽麒之家乘夜詐傳 慈旨其言非但甚恠且涉於國

家關重之言聽之者皆可知奸人之所為而浚慶身居大臣之
位既不能察其奸為捕執以告又不即待罪闕下以達其事大
臣處事之道果如是乎壽麒以秩高宗親亦不能察其奸而捕
告其失皆重所關非輕李浚慶壽麒請並罷職答曰左相廣川
殊無為國討奸人之意所失雖關重而大臣罷職重難並不允
○兩司再啓李浚慶壽麒事答曰近年以來人心薄惡奸細之
徒好生邪言輕侮國家駭人觀聽末俗至此豈不寒心頃者一
奸人乘夜潛往於朝官大臣宗室之家詐稱 慈旨至殺人化
為龍口不可道之言未知設心如何極為駭恠而三家四五度
之往皆不能捕今已隱匿使國威不張王法不行闕庭不靜京
城騷擾國家受辱於奸人甚矣予實痛憤如此之人雖以實事
往于三家乘夜口傳則寧受擅縛之罰當即捕告而况萬無憑
賤隸夜傳之理乎秩高宗親剛正大臣所失關重柳均既命罷

職則廣川何能仍保爵祿左相亦何能仍任於台府乎廣川罷職左相適免相位以杜後漸

史臣曰是時沈通源與浚慶同在相位貪鄙無狀自以所行不正忌憚浚慶每擬斥之無隙可乘及發文希俊之事以浚慶不即追捕為咎遣其子鐺囑大司諫朴永俊使之竄逐於外永俊聞其語即發議啓之終至免相其為通源聽令則得計矣以無情之事而論適大臣權奸鷹犬之誚寧可免乎

史臣曰浚慶為人雖氣象嚴厲言語剛正至於奸細之人舞弄其術可欺以方也何以能知其情而即執縛之哉雖使古之明智之士處之亦不能預知其奸而不見其欺矣臺諫之論啓雖是責備浚慶之意竊恐未合其宜也其所以啓之者適足以益啓後日奸人之謀也如此奸謀所當厭而折之不可輕為搖動以陷於其術中而今者強以浚慶為非而啓之是不過逢迎上意助成其罪耳臺諫之失亦大矣

○同副承旨朴淳以委官言啓曰以文希俊

乃醫女成福之夫而成福乃倪之弟

如見成福引故拿推質示柳均則與前夜來到別監稱名人容貌語音大槩的實似無可疑云但不小重獄不可以一人所見而定之請廣川君壽麒及其傳語奴與李浚慶家傳語奴拿來並令質示閱實然後刑推傳曰如啓文希浚固當刑推而以黃段囊子得於何處諺書則何人書之朱紅小圖書得於何處囊中入盛八角得於何處黃草笠置慶及三家往說情由與所為之事同黨之人有無并備細推問後刑推得情○日暈

丁亥朴淳以委官言啓曰文希浚極惡大罪之人臣等亦欲取服明示典刑而本以兇暴之人自分必死於杖下以保其家戶妻子自初觀其辭色頓無承服之意不得已四次加刑堅拒不服今則氣脉已憊精神錯亂百端誘問閉眼緘口全不應答故今加一次而不服使醫診之則尚不氣絕不可置而勿問未死之前更加一次何如傳曰如啓○文希浚取服凌遲處死籍沒家產

史臣曰黃笠黃囊之出慶竟未取服只以人化為龍之言取

服於七次刑訊不省人事之後時人恨其取服之不得明慎也

○以朴謹元為承政院左承旨姜士弼為右承旨○日暈

戊子傳于右議政沈通源曰領相尹元足腫復發勢難易出近

有拜表大禮不可不速出新相精選卜相通源以尹旣李寅權

輒卜相入啓○傳曰醫妓妖艷盡惑人心古今巨患不可不杜其弊

宗親等不念瓊源金枝玉葉之貴持身不謹貪溺酒色妄行無忌

或登於奸人之口極為未便今後宗親沉酗于酒縱淫于色恣行無

忌者隨所聞痛治頃者箕城君見以縱色之○以沈通源為議政府

左議政李寅為右議政

史臣曰三公之任百責所萃上以佐人君理陰陽順四時下

以遂萬物之宜使百姓各得其所故苟非其人陰陽不和寒

暑失時災異疊至民生困悴矣責任之重至於如此而全者

元衡通源皆以戚里權奸冒據燮理之任多致水旱之災固

不望其有為也李寅雖以操心謹慎恬淡守靜見稱於世然

處身恭遜而之剛果之操則建革匡救之事又何以責其有
效也哉

○日暈兩珥夜月暈兩珥黑雲一道如氣自東方至巽方橫布貫
月漸移東方天際良久乃滅白雲一道如氣自乾方至南方橫布
良久乃滅

己丑日暈

庚寅右議政李瑩啓曰臣以庸暗之資素無才望遭遇聖明歷
忝清班顧無絲毫之補常懷兢慄又叨巖瞻聞命驚惶固知攸措
三公位冠百僚衆責所萃固非昏愚之人所可冒居非徒臣心有媿
人且駭笑深恐忝辱台府以累聖明知人之明也矧今陰陽愆和
旱乾方酷燮理之任尤當難慎伏願亟遞庸劣之人代以賢德荅
曰鄉合相位宜勿辭

辛卯黃海道平山雨雹大如小鉢小如雞卵禾穀損傷山鳥遇
雹皆斃松木谷山黃州長淵兩雹禾穀損傷平安道順安雨雹
交下積聚不消禾穀盡損祥原雨雹交下大如雞卵小如榛子

麻麥盡傷

壬辰平安道平壤順安風雨大作兩雹龍岡兩雹驟至大如菰中如梨柿小如榛子禾穀盡損黃海道信川男人持牛刈薪為暴雷所震人牛俱斃

甲午以李浚慶為判中樞府事洪天民為兵曹叅知○夜火星上星入輿鬼星中火星色微流星出軒轅星下入西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二尺許色白

乙未遣僉知中樞府事陳寔如京師賀 聖節○夜火星土星在輿鬼星中

丙申左議政沈通源等以災變辭職答曰凡有災變皆由人事之失予以否德叨承丕緒闕政頗多以致旱災之甚兢惶罔措徒切自責而已卿等有何不職之事乎且近來非徒旱災斯極予觀外方書狀與日官之啓則兩雹非常星文失度予心未安自今日避殿減膳而令吏兵曹依歲抄例罷職人負等書啓別叙○日暈夜火星土星金星在輿鬼星中

庚子夜土星火星金星皆出輿鬼星與木星聚于柳星
辛丑慶尚道慶州長警延日慶山地震

五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乙巳謝恩使權應昌回自京師啓曰禮部尚書處所贈人參油
瓦硯面咨文紙等物欲贈之而尚書以非禮拒之臣令譯官送于
提督主事胡定則即受稱謝臣令譯官及序班等聞見則主事所受
之物皆送于尚書家蓋尚書難於自取令主事代受云主事乃尚
書同貫親切之人矣傳曰尚書待我國盡誠而又受所送之物可喜
○夜水星見於戌地五星俱見西方

丙午傳于政院曰今見平安兵使李澤馳啓西海坪等處胡人造
家耕種請禁斷云此不可輕易為之惹起禍釁今年則姑置而不
問以明年更議處之○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丁未以金德龍為承政院都承旨李陽元為右承旨朴淳為左
副承旨李之信為右副承旨柳從善為同副承旨○日暈○慶
尚道尚州夜雨雹交下大如鳥卵林中宿鳥觸死墮地者無算

比安雨雹或如鳥卵或如大豆

已酉未時太白見於已地

庚戌日暈

壬子以黃琳為戶曹參議朴啓賢為刑曹參議○夜月暈黑雲一

道如氣自坤方至東方貫暈暫時而滅

癸丑傳于政院曰京畿監司銓處農事形止問啓沈銓啓曰日

氣雖旱土脉不至枯渴故高燥之畝亦善立苗汚下之畝水澤

周足而乾付種處反以多水為忌今若及時下雨當不為失農

之幸近日則民間急於收牟種豆故不望下雨只望此後雨水

適中耳海邊堰畝則必得水付種故多有陳荒處矣時自春徂夏旱災太

甚東作已失西成望絕今始小雨未及潤洽而銓以論傳曰知

道

甲寅日暈○平安道平壤成川三登江東昌城熙川雨雹禾穀

損傷

乙卯江原道淮陽雨雹交作或如鳥卵或如大豆禾穀損傷平

康兩電大如雉卵小似鳥卵五六日凝結未消禾穀損傷
丙辰未時太白見於巳地日暈夜月暈

丁巳日暈夜月暈

戊午日暈

己未傳曰今觀慶尚左道兵使狀啓倭大船一隻到泊于蔚山境
內掠奪居民糧物兵使吳誠領兵追擊全船捕獲此非偶然過
海之賊也先遣一船探知我國虛實此實賊倭而趨即追擊全船捕
獲用張軍威子用嘉焉仍傳曰今月十七日賊船來現於嶺南至
於相戰則烽燧當報變而猶舉平安火解弛至此詳察推治事言
于兵曹

庚申未時太白見於巳地日微暈夜月微暈

辛酉未時太白見於巳地日微暈

壬戌禮曹啓曰誕日陳賀進箋時鼓吹前道禮也考前例則戊

申年誕日適當歲膳撤樂因該曹取稟命許鼓吹明日賀禮何以

為之敢稟傳曰依戊申年例鼓吹無妨

時以早大辟正
殿咸膳撤樂

乙丑黃海道平山兩雹交下大如鵝卵中如雞卵小如榛子禾穀損傷

丙寅司僕寺提調尹元衡啓曰馬政甚重而近來人心解弛八九年之間遺失之數多至一萬九百餘匹時存馬籍亦皆虛張其數至為寒心今者提調尚震之代請以從一品秩高宰相能察理馬政者不避吏曹堂上並擬差何如國馬損縮非尋常之憂故不敢不啓矣指權轍而言時轍名位漸重權勢稍隆元衡使之附已故有是言 答曰馬政於國關重啓意當矣如啓

丁卯命官試儒生製述于明政殿庭論賞有差

己巳吏曹判書權轍啓曰伏覩司僕寺提調所啓以從一品差出本寺提調而吏曹堂上並擬云必指小臣而言也其所啓之意臣實未之知也在從一品之列者皆宿德重望之人又於二品之中豈無可合者而何必冒犯法例強擬方在銓衡之任者乎傳曰馬政關重而近來尤甚解弛大臣欲為擇差計非偶然并擬可也三啓乃允○憲府啓曰爵賞彌世之具施之不重則名器反輕無

以勸人僉知李潤德

無知之時

武夫也但有御馬驚逸

有捍衛之功

超

陞

堂

上

親閱

陞堂上未久今於觀謝雖三次居首自有可賞之例豈可以重加

輕施乎嘉善加請改正答曰當今萬事解弛之時所當勸勉武才

雖無前例可施重賞况多前例乎且此人前有大功今雖陞二

品非不可也不久○以李浚慶為領中樞府事姜士弼為承政院

左承旨

六月辛未朔以黃琳為承政院右副承旨朴應男為戶曹參議

壬月命官試弘文錄及製述被抄文臣于明政殿庭

丁丑日暈

戊寅未時太白見於巳地日微暈

己卯以朴永俊為吏曹參判李鐸為司諫院大司諫李大伸為清

洪道兵馬節度使白惟儉為全羅道兵馬節度使郭壽為咸

鏡北道兵馬節度使

庚辰黃海道安岳女一人雷震死長淵海州蝗

辛巳傳曰洪暹尹春年鄭惟吉閔箕朴忠元吳祥沈守慶金資

榮尹毅中朴啓賢洪天民丁胤禧柳坤金繼輝崔顥沈義謙李

山海李後白奇大升辛應時牌招可也傳于姜士弼左承李陽元

右承朴淳左副曰命牌宰相等畢來後進于賓廳洪暹等詣闕

後上以科舉等事圖形二十三幅分下仍傳曰我國重科舉

故前年畫成此圖欲書詩文而未果今始下于卿等矣七言律

二首製述各以手筆書于絹上又於末端書具銜奉教製進負

道士中學錄名圖生負進士鄉試圖生負進士漢城府初試圖

生負進士漢城府初試圖生負進士漢城府初試圖生負進士漢城府初試圖

西真進士說聖圖文科中學校名圖文科初試圖文科初試圖

試會圖文科幕華心殿試圖勤政殿文武科放榜圖文科武科

均能圖聖別試圖慶會樓庭試取人圖未時太白見於已地

壬午未時太白見於已地

癸未以黃瑞為承政院同副承旨崔顥為議政府舍人朴素立

為司憲府掌令具思孟為吏曹佐郎○未時太白見於已地日

暈 乙酉夜月暈

三十一

丙戌日暈兩珥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丁亥日暈○黃海道海州男一人雷震死黃州等十三官蝗巳丑以

刑獄奸摘單子下于政院曰方今盛熟輕歇之囚將至於百常時

各司雖不繫之事喜於囚禁有乖恤囚之意急速辨故事言于刑

曹

庚寅以崔應龍為承政院右副承旨洪仁慶為弘文館直提學

安方慶為司憲府執義李既為掌令丁胤禧為弘文館典翰李

仲虎為副校理李齊閔為修撰奇大升持學於文而巳務至近正為副修

撰○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辛卯領議政尹元衡是時元衡見上有疾恙而國無儲副欲以德興君之子為其婿脫有不諱遂接立

而身為國寡少為他日保富貴酬心怨之地劫德與家計將成聞肯危懼以為然則非但士林將受大禍宗社亦危矣欲先

事而圖名罪致誅以安宗社而為責成所怯不得發上適聞是謀遂言于元嗣曰大臣不宜與宗室為婚元衡不得已寢

其計朝廷亦稍定左議政沈通源啟曰頃緣旱災避正殿已久今者秋

節已入請復正殿答曰遠復正殿未安然卿等豈偶然計

而啓之乎如啓

史臣曰久旱之後雨水未洽災餘之穀未得盛長歲必凶歉民將流離而元衡通源俱以外戚叨竊相位不能燮理陰陽以召旱乾之災夏月未盡災害尚存遽以復正殿啓之使君上修省之意歸於文具可勝嘆哉

○舍人崔顥以三公意啓曰咸鏡北道兵使郭屹平安兵使李澤慶尚右道兵使元俊良以其子弟許赴武科初試事方在推考之中臣等聞之科舉事目於文科則詳而武科則不立定規故其子弟以軍官因循舊例而許赴非如違法冒赴之比請自上量裁何如荅知道

史臣曰郭屹李澤之居官猶可謂彼善於此俊良則侵漁萬端軍卒怨咨日望罷去而元衡等曾受其賂遺恐被罷適有此欺罔之啓將焉用彼相哉

○憲府啓曰右副承旨崔應龍前為義州牧使時居官不謹見聞褻鄙及到于京處事之際所失亦大

應龍為義州牧使時適好馬而還以自騎為嫌與應龍之馬相換而應龍以仲郢之馬又與右尹沈鍾馬相換人皆笑之然應龍之過乃仲郢誤之馬

至今尚保其職或議皆以為未便請罷職答曰遠之再啓依允
壬辰以李之信為承政院右副承旨李遠為司諫院獻納

癸巳諫院啓曰治道之所隆繫於政事之得失苟或私情大勝
而公道消亡則終至於官爵猥濫而不可救也近來銓曹不計
仕日又近循私陞授者非一而至於兩都目則自 祖宗朝以

來文武七品以下官則從本館薦去官蔭職雖無去官之限期
數而必積年勤仕幾至六七年而後去官故前者參上察訪別
坐之官或有滿五十五六朔參下官滿五十朔而去官者多被
劾正今則不計仕日多少惟視請者之爵位高下至於非都目
時兩公然去官 祖宗朝舊規日漸墜廢至為寒心今都目政

參上察訪別坐其任僅過四十餘朔而去官義禁府郎廳參下
官未滿三十朔而陞出去官之數比舊最夥兩科出身則至
於十餘年而猶未得去官蔭職之去官速而且多至於此極政
事之顛倒莫此為甚物情皆以為未便請吏曹堂上色郎廳推
考治罪今都目政參上察訪別坐未滿五十朔去官義禁府郎

聽未滿三十朔陞授人負一切改正答曰啓意則當矣今若一切改正則亦涉騷擾不必改正其中朔數最少者則改正以此啓辭捧承傳于吏曹後勿如是可也吏曹堂上色郎廳推考○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甲午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丙申以奇大恒為工曹參判朴素立為弘文館副應教

庚子平安道定州中和祥原鐵山義州蝗

七月辛丑朔

壬寅以丁應斗為議政府左贊成隨時俯仰善趨權勢循默金鎧為戶曹

判書吳謙為兵曹判書柳仲郢為黃海道觀察使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癸卯刑曹請囚羅介未致人名乃羅淑儀同生甥也傳于政院曰

此人并耕之田乃淑儀羅氏進上屬於本宮潛邸時宮私的實

矣此意言于刑曹私淑儀同所稱名入持馬刈草于羅介未致

柔憤亂打以致重傷故淡同所稱名入持馬刈草于羅介未致

云我并作本宮田咨而淡同放馬踏損故今以此意已入啓今日

若不下傳教則明日必下云假托上旨劫

史臣曰夫法者人主與天下公共而不可以私者也羅介未致以一賤隸憑籍後宮之勢打傷平人信有罪矣反托上旨賈勅刑官則刑官之請囚固宜也自上無依法治罪之命只以本宮田畝的實之事下教則枉法循私之弊莫此若也而居喉舌之地者無復逆之言任耳目之責者無糾正之論誠可痛歎

○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甲辰以權輿為議政府右贊成李夢亮為右叅贊宋麒壽為吏曹判書久在宰列別無匡救之事而奇大恒為漢城府判尹待旨李潤德為咸鏡南道兵馬節度使

乙巳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丙午以平安監司鄭宗榮書狀下政院曰依前賑恤事言于戶曹

等邊等官十有二色五月二十九日始雨大水漲溢川邊民家或為漂沒川反浦落比比有之又有一虫災田穀損傷又自龜城定州秦川三邑至寧邊之界五里之階千室萬壑一瞬之頃土石崩頽近山田畝過半覆地永未耕種云○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巳酉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辛亥昧爽水星見於東方

癸丑判尹竒大恒卒字可以父遵名重於巳卯卒為奸人所敗
殺人皆寃之大恒登第以父故亟見揚擢為人豐容善談論
似有知識而性實猾能事多麤鄙外有好善之名而內無檢束
之行其按節西海專行貪污海州之人莫不唾鄙及赴春川巨
筏連江遂構大家極其宏侈及瓜將蒞令府民狀訴願為仍任
其辭有犬生毛之語聞者齒冷方李樛之熾大恒晨夕奔趨
然大恒亦於沈鋼族黨也相厚最深且與李樛聲勢相埒頗懷
不平之心迨樛族李戡斤逐朴素立等欲構禍士林其勢將及
於沈義謙大恒時長玉堂鋼乃內稟上旨夜遣其子以喻其意
使自王堂上劄大恒遂論樛之父子並遞臺諫因為大憲遂成
去奸之事士林賴以得免未幾為銓曹亞卿擢漢城判尹未拜
而卒或曰去樛之謀實起於大恒力言於鋼而鋼乃克上聞得
旨然後事成以此論者稱功且大恒初若不見親於樛必先被

斤於朝士林之綱終不可救大恒之附於樛乃欲除樛而救士
林也故得謚為貞者諡上貞貞大慮克就之謂也

乙卯承文院都提調啓曰赴京使臣寓於遼東城外懷遠館此

館不但廢壞又無牆垣若卒遇賊變必見陷虜遼東在城驛名驛

在本城西牆屋牢固足以拒守今若移咨遼東使臣到懷遠館

聞賊虜聲息輒許入在城驛俾免搶擄則遼東衙門必無不許

之理可無意外之變且使臣回還時遼東發軍護送其來已久

而實無護送之意使臣越江之後成羣聚到要索米布等物無

益而有害今若婉辭請之曰我國有迎護軍馬湯站近處發軍

護送致勞上國若非我國使臣因警急請發之時則勿許抄發

如此移咨則可除每年糜費之弊今冬至使之行並以此意移

咨遼東何如傳曰如啓○以洪曇為工曹叅判柳順善為承政

院右承旨尹斗壽為議政府檢詳○全羅道同福風雨大作連日

不止樹木摧折屋瓦皆飛禾穀盡偃扶安靈巖蝗

丙辰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丁巳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戊午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巳未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庚申以朴永俊為刑曹判書金秀文為漢城府判尹洪曇為吏

曹參判姜昱為承政院都承旨朴啓賢為左承旨朴應男為右

承旨睦答為左副承旨柳從善為右副承旨安方慶為同副承

旨尹毅中為吏曹參議尹斗壽為議政府舍人柳典為弘文館

校理許曄為慶州府尹立心近正頃為承旨入侍經席中救已

丙未出補外又為奸臣李 ○日暈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辛酉以權應昌為工曹參判金貴榮為司諫院大司諫閔箕為

弘文館副提學張士重為副應教李齊閔為司憲府持平 ○未

時太白見於午地

壬戌以吳祥為司憲府大司憲祥處事糊塗為都憲者九七八

歲儀鄭氏 李之信為戶曹參議李陽元為禮曹參議俞絳為承政

院都承旨尹玪為成均館大司成金億齡為弘文館修撰 ○日有

兩珥未時太白見於午地日暈

乙丑以姜昱為刑曹參議

丙寅命官試弘文錄及製述被抄文臣于明政殿庭

丁卯傳于政院曰近年以來風俗薄惡人心頑暴是雖由予否德教化不明之致亦繫於防禁未盡故也司寇之任雖當恤人命慎刑獄而化外頑民不能懲忿自作重罪若不公明辨治則殊無詰奸慝刑暴亂之意都下之人或因妬忌或因嫌忿頻有殺害鬪傷之變而未見窮推啓聞之事自今以後更加嚴明推覈得情啓聞事言于刑曹又傳曰親民之官莫切於守令方伯若不嚴明黜陟則末世之弊何能救乎古之守令則愛民為事今之守令則剝民肥己故例喜求外人心如此利欲滔天慈祥者少貪虐者多致民流離邑多殘弊誠可寒心自今以後嚴公黜陟如有濫刑貪虐守令則啓聞重治且善政守令訪得啓聞事下諭于八道

史臣曰外戚童驤權勢子弟求差於富饒之邑環官病民者滔滔

皆是而為父兄為族屬者恃勢曲庇方伯亦不能下手於其間
今茲之教不貳於空言耶

史臣曰勸善良懲貪虐之教動懇如此則宜乎頓綱振紀政
平吏良而為方伯者視為文具未見有舉賢黜貪之政為守
令者恬不知恥無改心易慮之事吁是時宮禁不嚴苞苴盛行
宰臣貪黷受賂無厭既不能明教化勵廉恥以嚴宮禁以正朝
廷而徒以區區之言欲救其弊其可得乎

戊戌放生負進士榜于明政殿庭生負笈一李珥進士第一趙瑗
己巳夜流星出王良星下入南斗星狀如梨尾長五六尺許色白
○平安道殷山地震

八月庚午朔傳于政院曰內需司以囚人婢萬赫招辭及時憑問事

洪川縣囚人奴萬孫移文內需司移文捉送而重罪之人不為堅囚致令

獄中結項致死而亦不檢屍跡漏回蒼室為非矣縣監閔思容推考

史臣曰內需司之人若有犯罪者則當付諸有司以其罪罪之
可也內需司固赫拘囚罪人之地而至設刑獄以其刑人殺人

之權付諸宦寺之手王政之累大矣而至於士大夫推考之命
不經有司而亦因內需公事直下于政院噫宦寺之干預國政
構陷朝臣之斬著矣政院居喉舌之地任復逆之責無有規正
之一言而承順傳教如恐不及吁可嘆也

○以安自裕為司憲府持平金億齡為弘文館修撰

辛未領中樞府事李浚慶啓曰小臣病纏于身至今未差受
職已經三四朔尚未謝恩每懷惶恐今者又蒙特命賜祿至今
有司輸給恩出尋常小臣自顧有何賢能敢當異數之恩至
於此極耶尤不勝惶恐不敢安處力疾扶持入來謝恩小臣
本以迷劣之人蒙荷謬恩猥側三公之列自知不合每擬引
分而貪戀恩榮不能勇退龜勉因循久汚台鼎厥終反被天厭
橫遭鬼恠之茲指文希辱及於國惶愧席藁甘塗罪罰不
意 聖恩弘貲只免相位平授本職小臣迷劣如此汚辱如此
又安可更忝崇高之位竊食無功之祿乎况小臣老病日甚
不得隨行於班列已久何敢帶職家居益積尸素之罪

乎請速命罷臣職答曰卿有濕證則所當久調大臣不受祿則命有司輸給例也前日被欺幸一時未及察之事豈以此為未安於心乎勿辭○日暈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壬申憲府啓曰凡朝官推考之事必經由攸司啓其罪狀然後政院捧傳旨啓下矣今者洪川縣監閔思容推考之命初不經攸司而下此前例所無之事臣等職在法官昏不能察未能啓其未便之意至成公事入啓所失甚大不可在職請遞臣等之職答曰罪人自死事體不當內需司不可移文推考守令故自上未及料前例之有無而下教憲府亦依例成公事矣勿辭○憲府啓曰凡內間公事則內需司專掌治之至如朝官推考之事則必令攸司覈其虛實而施行可也若內需司公事輒令施之於外朝非但前例所無防政害治之端必自此始矣况以執法之官不論其未便之意而徒以奉行承順為事則將焉用法官為哉閔思容所犯之事請勿令本府推考答曰如啓

史臣曰憲府以內需司公事不可施於外朝使閔思容推考

之事啓以勿為則善矣但曰凡內間公事則內需司專掌治
之云則是刑政之權有內外之異而又不論內需之作弊則
非按本塞源之意臺諫之言固如是乎

○以金光軫為戶曹參判尹仁恕為京畿觀察使○未時太白
現於已地

癸酉遣海豐君李元祐如京師賀冬至○諫院啓曰上國調設
人馬護送使臣出於厚待我國之意今者為江上費物之小弊
至於移咨遼東請停護送之軍其妨於國體大矣况人事之倍
多於前者乃湯站江谷臺兩堡之所為必非遼東都司之
所知而不論兩堡直咨遼東若責及於兩堡守堡之官則
有未安之意使義州移書通意於兩堡之官亦不無禁防之路
請停其咨更議便否處之 答曰當議于禮曹承文院處之○禮
曹啓曰以傳教之意問于領議政尹元右議政李則以為江上
米布之費不可不計其弊且丁巳年既移咨請停今則申請而
已非創出之比咨文亦已發送不必更議丁應斗則以為護送

軍馬數外加送之事先言于兩堡亦可除之若欲全除則必須

移咨遼東乃可今雖移咨遼東只以遠勞上國軍馬為辭則庶

無責及兩堡之疑金鎧則以為當初護送軍馬五六十名定送

時則遼東所知而今至二三百名滋蔓乃湯站江沿臺所為也

不先諭於兩堡經咨於遼東恐不無後日之悔諫院所啓似當

蔡世英本以貪鄙之人少竊得儒名歷踐清要馴致宰列而及

殖貨財如閔箕尹毅中李之信李文馨則以為諫院所啓為當

洪暹李陽元則以為移咨遼東請除護送軍計出於不得已也

三公丁應斗金世蔡世英閔箕李之信尹毅中乃禮曹堂上也傳曰領右相

及禮曹意皆當依此為之○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乙亥申時太白見於未地

己卯傳于政院曰今年各道皆有風水之災收荒之事言于戶

曹○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辛巳全羅監司南宮忱以沃溝縣監金燦濫刑事狀啓縣人田

私難謀害私於伊孫臻以璧奎傳曰近來國綱板蕩國威不

稱為豪強傷打足跟因而致死

立親民之官若切於守令而不恤人命濫殺刑人予常痛憤斯速
拿來窮極推問依律痛治事下義禁府

丙戌夜月暈

丁亥大司憲吳祥等上劄略曰臣等伏聞頃者受刑於內需司
而斃者乃前日訴闕於本府之人而其他受罪者不一其人羣
情駭愕皆見日月之食外人有罪當付之攸司而拘諸內司委
以中官其有虧於光明正大之體不已大乎原其內司之設不
過掌內用米布雜物奴婢等事而猶不許擅有施行故使之管
攝於該司豈意今者置一刑獄為濫傷人物之地乎且此人之
謫于本府也指言下人刀證之弊而其實則監捧內官之所為也
此輩之憾憤於此人其勢則然當初訊問雖奉 聖旨而濫用
刑杖必致遽殞於一次之間其憑仗 天威肆行宵臆之漸甚
可畏也伏願 殿下勿以為逆必求諸道深思熟念罔有偏係
斥罷監刑之宦乃宦寺周泰文秩陞二品以示悔改之意則孰
不曰吾王之改過不吝也如是而仰其光明哉臣等俱以無

狀待罪言地責難批鱗職所當為而未能隨事即論臣等之罪大矣荅曰自古內需司非不得用刑之地當今人心狡詐少有嫌怨則喜為誣訴至於供上之物亦擅欲減不用法例欺罔法司故乃懲其罪監刑之官非以私怒為之豈論以濫用刑杖斥罷乎不允

史臣曰陳善責難盡言不諱者臺諫之職也優納讜言改過不吝者人君之事也今者設刑獄於內需之司委中官以生殺之權無辜被殺者不一其人王政之累時弊之大者無有加於此事則臺諫之論啓以此者其意美矣但言辭不切既無讜直之節君聽邈然未輸格非之議而悠悠泛泛苟容度日將焉用臺諫為哉

○日暈夜月暈

庚寅清洪道結城瑞山德山雷動

壬辰以咸鏡道觀察使風水災書狀下于政院曰咸鏡道風水

災人物壓死處恤典舉行事言于戶曹

文川山底居民四口因大雨土石崩頽堅死安

邊永興風水之災近古所無云○以金德龍為平安道兵馬水軍節度使○夜

流星出天倉星入艮方天際狀如錐尾長二三尺許色青赤光

照地

癸巳命官殿試文武科取生負李珥等三十三人內禁衛韓繼男

等二十八人時上體未寧未得親臨○夜月微暈

甲午禮曹啓曰伏見慶尚道觀察使李友閔狀啓對馬島主特

送副船無去處至為駭愕凡各處朝倭不直泊釜山浦者論以

賊倭雖有約條適值大風不能制船未能直泊而斷以賊倭枉

被邊將所殺則豈不沮向慕之心而激成邊釁請下書令沿海

諸將詳加分辨勿貽後悔在前則島主例遣特送自庚午年絕

和壬申年約條中朝朝事以後勿令出送特送之船其後丁未約條

猶不改此條今春特送到浦之際欲守前約則舊島主身歿新

島主嗣職告訃請印事之大者不得已許待今者島主欲謝前

日賜賻及印此非無辭而送然因此每每許待則先朝約條

因而漸毀若迫令還入則新島主缺望未知將何以處之非該曹

所當獨擅請收議大臣定奪傳曰對馬島主特送副船無去處

云自上亦以為駭愕而姑待該曹公事矣對馬島特送此非無

辭豈能拒之乎本曹議于三公尹元衡沈鈐平府院君尹領府

事李浚以啓尹漑議先王朝約條不可不堅守而島主今次

特送非如今春嗣職告計請印之比可於歲遣船付謝而必以

特送為禮其計甚狡恐不可許待尹元衡沈通源李浚慶議不

待特送之船壬申年約條甚嚴固不可撓改然今此致謝禮所

宜然不為無辭若迫令入送則恐生失望之心該曹所料亦果

有理今宜姑受然壬申之約乃先王所立之條堅如金石以

不可撓改之意開諭使其今後勿更為特送之計則彼自知禁

而我亦有辭李實議先王約條雖不可輕改今者特送之船

名為賻印之謝則在我柔遠之道拒而不接似為未便禮曹啓

曰大臣之議不一敢稟上裁傳曰依領左相領府事議施行

時島夷之於我國或稱朝貢或稱歲遣或稱特送往來之接絡
釋不絕接待之際糜穀費財不可勝計彼實不無窺覷虛實而
廣帝郡縣因而○大司諫金貴榮等上劄曰天人一理顯微無

間感應之妙捷於桴鼓禎祥妖孽各以類應無毫髮爽也臣等
伏見近年以來非常之變可愕之災非一非二至於今年旱蝗
風水並作於一歲遍及於八道其為災害之切迫有甚於天妖
地恠者以 殿下之明聖其於宵旰側修之道固無所不至也
以臣等耳目所及言之 殿下之所以應天者恐或未盡其實
也記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人君行事固當一出於光明正大
之道苟於命令刑政之間少有歉焉則不得與三者終矣臣等
竊觀內需司之所為蠲竦於 聖化者多矣至于今尤甚焉設
刑獄於內而擅生殺之權置農庄於外而為逋逃之藪毀法而
復他邑之戶則賦役不均平民受偏勞之苦冒占而受堤澤之
案則侵奪元田丘氓失高曾之業起怨咨傷和氣豈不惻然有
隱乎而 殿下未必不於是而辟焉故訴怨之人終至殞命監
刑者之快私憤較然也而 殿下於憲府之劄徒降解釋之旨
未有允俞之音臣等竊惑焉漢臣諸葛亮有言曰宮中府中俱
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先儒以為深識治體凡屬內庭人

之有罪者 殿下獨不可付之攸司而治之乎且聞之閭巷其
考訊之事有曰交結朝官有識聞之不能無疑傳之者虛也則
固當解惑若其信然則近習之構陷士類未必非此辭為之階
也至有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者王道之一事而盡入諸官之折
受故豪悍之徒憑假威勢凡海船所獵指為吾折受地之物公
然攘奪於中路漁商失利幾廢不行市肆之上海產踊貴豈非
平明之一疵乎 殿下自喪儲副之後 玉體未寧仍停三接
之勤專意於保安 聖躬者蓋出於不獲已也但臣之於君猶
子之於父也父子同處一家不見一日則戀慕之情自不能止
侍從之臣不得瞻望天顏已閱數序下情之閔鬱烏得已乎倘
於和平之辰清讌之暇名經幄直宿之士接以便服賜以玉音
仍使之從容論談於前則豈徒臣庶之感悅其於宣暢聖懷調
攝宸候之道亦未必無少補云 答曰 衆災疊現歲值凶荒由
予否德所致徒切兢惶而已內需所為皆循古例別無新創之
事監刑者非以私嫌濫刑不須治罪也交結朝官云者以賤人

出入朝官之家故偶及之矣諸官家折受海澤者近來似無若不舉論某家所為則自上豈能知之哉予多微恙心熱常存停接朝臣專意調病不得已也予心亦豈安乎劄意當留念焉

史臣曰期之喪達乎大夫古之制也夫受祖宗之托位萬民之上若以下喪未期而朝會進講之儀並停不行則虧損於聖德者不既深矣乎史書停常祭經筵自前年九月以至於今無日不然此由前秋鶴禁告凶 宸衷悲慟不自知其過於禮而傷于德也但君上之禮異於常人不可以經情而直行則逾年不視朝有同於百官揔已之禮深宮近嬖習不接乎經幄論忠之臣臣未知其可也而又聞內間祈神奉佛有

逾於前以為清淨懺悔求福田利益巫風是荒降香絡繹嗚呼是豈人君修身齊家治國之道乎直言正論日遠於前而滯辭邪說輻輳於左右臣恐自茲以後法殿長空講帷凝塵而莫之更理也然是豈獨吾君之過哉外戚大臣順承 上旨不過以姑息待君父經幄近臣苟充厥位非徒無意於約

誨反幸其不登講筵可勝歎哉

○日暈

乙未諫院啓曰伏觀批荅之辭有曰諸官家折受海澤者近來似無善不舉論某家所為則自上豈能知之哉臣等非以為近來有折受之事也在前折受之家固藉一二而攘奪作弊之風到今尤甚所聞如此劄辭益及之矣荅曰諸官家奴子汎濫必不無如此之弊也今該曹法司禁斷可也

丙申夜南方雷動電光○清洪道牙山雷動

丁酉夜流星出牛星下入南方天際狀如拳包白隕霜

己亥以沈義謙為議政府檢詳權德與為司諫院獻納李遵為

弘文館校理李珥為戶曹佐郎為人聰敏博學於記善結文辭

兩在元時人禁之但少時為父安所困而出歸流寓山寺久而後返或云削髮為僧其自詠云前身定是金時習今世為僧

九月庚子朔日有兩珥色內青外白日暈

癸卯日暈

乙巳以朴忠元為司憲府大司憲吳祥為兵曹參判

丁未清洪道平澤稷山新昌禮山天安溫陽兩電雷慶尚道

金海機張雷動

己酉以黃海道觀察使柳仲神光寺住持僧道正推考啓本下

于政院曰觀此道正所犯極為駭愕跟尋捉送于刑曹事下書

于京畿監司而以此啓本憑推事亦捧承傳于刑曹儒生韓義

歸道正巖房道正發續言曰方丈所實如宮闕與其同黨扶執

韓義等以圓教打蹀並結手足高樹探頭肌骨傷毀口中出血

幾死而後解放道正因以逃竊政仲馳啓

史臣曰自復立兩宗設禪科以後內自宮禁下至閭巷詣佛

祈福靡不不至而其於緇髡之事自 上亦每庇護故僧徒

橫恣陵蔑朝官竟至於結縛儒生略無忌憚中外憤嘆

庚戌日暈

辛亥禮曹洪道正啓曰順懷世子小祥日迫慮有禮之當行而

未及舉行者詳考典故則五禮儀不錄世子喪禮杜氏通典及

大明會典等書亦闕此文我朝只有懿敬世子德宗騰錄但

錄末節小事不錄緊關禮文無可考據獨有宋史凶禮記皇太子喪禮頗詳盡皆可為後世法孝宗皇帝乾道三年莊文太子愔薨帝及皇后十三日而釋服自舉哀至釋服不視事禁音樂六官人不從服太子妃及本宮人用家人禮斬衰三年百官成服一日而除至小祥日皇帝不視事命侍從官一員以常服詣太子神座行奠酌禮令本宮僚常服陪位古禮如此今倣宋朝禮自上特遣香使就順懷宮行奠酌之禮何如傳曰啓意當矣予意亦然○日暈左珥夜月暈○黃海道豐川松木長淵雷聲大振壬子兩雹雷動

癸丑禮曹啓曰順懷世子小祥日別遣香使行奠酌禮事已承先命但練祭喪祭之大者有三獻灌鬯等禮奠酌禮則立奠三爵禮貌隆殺懸絕不可合為一祭自上別遣之奠則依初喪時賜謚冊印之例先行後入番宗親依禮文設行練祭似當傳曰如啓

甲寅傳于政院曰今遣史官察視刑獄則囚人積滯斯速辨放
事言于刑曹

丙辰大雷電兩雹傳曰收聲之時立冬不遠而京外連有雷電
予心未安政院知悉政院落曰臣等伏覩下教遇災警懼之意
至矣不勝感激自去秋彘儲之後 玉體未寧凡所當為之舉
一切皆停此雖出於調保之所不得已而近侍之臣不得瞻望
天顏已閱數序都下之民不見羽旄之美亦已久矣下情之悶
鬱烏有極乎君之於臣猶父之於子父不和悅於上則子安得
怡愉於下乎近來人心疑憂悶迫和氣鬱而不宣人心所在天
意從之陰陽之相薄恐或由於此也因此警懼之端務悅人心
以答天意傳曰予以否德久廢視事天怒豈不由此予心不寧
但予以弱質非徒微恙頻發心熱亦常彌留調病之道固不可
尋常處之自上益慎舉動乎凡進言勸戒恐不可如平時也啓
意知道

丁巳雪○領議政尹元衡左議政沈通源右議政李黨啓曰今

年自春至秋陰陽失和旱蝗風水之災疊現層出飢饉切迫八道皆然救活民命百計無策方深悶慮之際近日京外雷變連綿又於昨日雷霆大作有同夏月序屬窮秋冬節已迫非常之變至於此極此皆臣等冒居台鼎燮理無狀之致不勝驚愧之至請速責免臣等之職以答天怒答曰衆災疊現由于否德所致卿等有何燮理之失乎勿辭元衡等再啓曰凡遇災變自上引咎自當臣等尤為惶恐自古相得其人則陰陽調和天時人事自然平順災戾不作而今之災變至此此實臣等之所召豈上有失德而致然哉反覆思之決不可覩然在職請亟命遞更求賢能以順天心答曰予意盡諭勿辭

史臣曰雷電陽精之發雨雪陰氣之凝則雷電雨雪各有其時而今也雷電後秋而發雨雪先冬而降噫後秋而雷電者陽失其節也先冬而雨雪者陰氣之縱也陽失其節陰氣之縱實是非常之變可懼之甚者而元衡通源久據台府其平日所為實足以召此變異而乃反飾辭辭職欺罔極矣

○夜月暈○黃海道松禾兩雪

戊午夜流星出牛星下入田星狀如拳尾長一二尺許色赤南方電光

已未傳于政院曰順懷世子守墓官僉知中樞府事姜暹嘗奉

原多賈物貨買券之際擇其美惡親定其價聞者嗤鄙侍墓官內侍府尚膳金亨碩各加

一資○夜月暈○平安道雲山慈山平壤大雷電

庚申禮曹啓曰頃日黃海道瓮津縣所捕唐人推問事議于三

公則以為是上國邊民與我國沿海通抵交通掘穴於海島

中而近日廷議皆以此為憂未得蹤跡若推問此人則可得端

緒不可不詳悉推鞠請差委官備邊司堂上一負及別問事郎

廳傳曰如啓○雷動○黃道海海州兩雷雷電慶尚道漆原昌

原雷

壬戌以內需司推考禮山校生金錘等事及清洪道觀察使啓

本因緝生流發憤報怨之許刑下于政院曰觀此啓本金錘等事

曾自內需司判下而監司啓聞如此校生等勿推犯罪僧則依

法決罪內需司奴子則賈持行移關字再度往還此非詐稱

內旨不可治罪也且此淨水寺自兩宗未復時以仁順公主

大五第 二女 未嫁 早卒願堂稱大抵以校生疾僧之訴輕易革除以遠內願

堂則不無後弊不可革除也以此意言于禮曹刑曹並示令下

內需司公事可也政院啟曰內需司公事下政院使示于該曹

於事體未安淨水寺事自有該掌之地而傳教亦未安敢稟傳

曰清洪監司啟本之事是乃內需司行移也該司當知而回啟

故如是言之矣然則還入內需司公事○已時大白見於午地

癸亥夜月暈

甲子以任說為漢城府左尹說少 有文 名敷 歷清顯而素無生子 識麤鄙無耻 與其兄任尹弟任呂

俱殖貨營立田 園時人之

丙寅巳時太白見於未地

丁卯三公尹元 衡沈 通派 李實鈐平府院君秀 祝領府事李 浚備邊司同議

啓曰臣等伏見全羅道右水使李 善啓本臨繼僉使尹瑀伏兵

所捕船一隻稍水奴順文等八名皆是京城居住之人云其所

犯時未的知而船中所載別無物貨又無兵器而但於被捉時
所載物件盡數投諸海中云必欲掩其形迹而然也船底所載
手投石至於一石又有畫龍旗其現出事狀至為荒唐似非商
賈漁採之船當此海賊竊發之時如此現露之人不可尋常推
考必須詳加究覈乃可得其情實請並拿鞫傳日如啓○巳時
太白見於未地

戊辰政院以唐人

兗州府所屬

推案入啓曰唐人推問時以朝廷所

疑慮者

我國沿海通與上國邊民交通作賊之事

權辭設問則別無端緒必是漂

到之船更無可問之事矣

唐人入粵成供稱係遼東復州衛水夫

從廣寧入來將搶本地方九月初六日淹一家十四口逃亂乘船前往海洋島遭北風漂到貴國地方

傳曰啓意知道似是漂到之類衣服依前各備給奏解○巳時

大白見於未地夜流星出天棊星入西方天際狀如拳尾長四

五尺許色白○平安道德川地震

巳巳以崔題為司諫院正言

十月庚午朔百官陳賀于

恭懿大王妃誕日○日有兩珥○

東海道安岳鳳山文化雷動

辛未巳時太白見於未地日微暈左珥戴

壬申巳時太白見於未地

癸酉議政府右叅贊李愛亮字應明慶州人性和柔未嘗表
襮雖無剛決植立之資亦無阿媚矯飾之態兄弟友愛雖在劇
職間一日如拜兄於其家兄死妻子窮居每分俸入賙濟之有
常數寡妹鄉居有五男女未嫁娶夢亮皆為辦資裝無異已出
然牽於妻妾請託關節尺牘不嫌煩猥人不以廉潔稱之傳于
政院曰秩高宰相卒逝予用悼焉○巳時太白見於未地

甲戌巳時太白見於未地

乙亥三公鈴平府院君領府事同議啓曰洪清道陰城南面熊
巖山底居學生鄭壽麒持其所吹鍊銅鐵及銅鐵吹鍊之土石
來告于備邊司曰所居近處山麓土石多有銅錫之色採取上
京與其婿中部叅奉鄭男慶同議吹鍊則土石四兩鍊出銅鐵
約可二錢且所過沿途審視之則銅鐵吹鍊之土石無處不在

云我國多產之銅不得採用或買於倭奴或買諸上國猶未足
用深為未便若採得叻鍊使之傳習則公私所用可以取足請
令工曹定匠人使壽麒等專掌吹鍊何如傳曰如啓○以洪暹
為議政府左贊成朴永俊為禮曹判書特旨也朴忠元為資憲大
夫刑曹判書特旨也李鐸為司憲府大司憲張士重為執義沈義
謙為議政府舍人崔顯為弘文館副應教○日暈兩珥夜南方
電發流星出天倉星入巽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白
○清洪道鴻山鎮岑木川雷動

丙子命官別試殿試文武科

為殿試別試也時官為之以御筆

書下七等條件

學校不與風俗不羨人心不離紀綱不振
古今異端盛衰僧徒鳴張歷代宦寺善惡

仍傳

曰以此發策問之取進士李光軒等十二人內禁衛金應湜等

三十二人○日暈

戊寅北方雷微動

己卯巳時太白見於未地○知中樞府事慎居寬卒字栗耳居
昌人性儉素質朴少文事親以孝居家踈淡奉職勤密雖至列

卿衣不喜帛食不求旨殊無富貴之習 仁宗初吏曹判書申

光漢儉 帝使在外居寬時以叅判獨政三公啓曰主兵之官
宜任以知武事重臣無指尹任也居寬素知任之為人而且以
授權外戚為不可竟不擬批其當事不撓蓋可想也及乙巳被
禍之時人皆畏首莫敢開辦居寬獨曰柳仁淑之女李德應之
兄弟不應緣坐乃得免焉是時人皆波附元衡以為身謀而居
寬之妾乃元衡妻兄也而未嘗往來是以為元衡所銜崔輔漢
常恨居寬以已為 仁廟守陵官且知其為元衡不悅因搆陷
而罷黜居寬以老母年至時或來省乃為其黨所覺與許磁李
浚慶潤慶宗純具壽聃同時見竄辛亥元子生推恩放還母歿
居寬年已衰老執喪以禮人服其孝及李苞諸人之死元衡慮
其勢孤將欲用其婿父安諗而居寬亦以妾故並被收用居寬
未嘗德之猶不詣謝元衡再為來訪至脫衣裘以慰其寒居寬
乃謂妾曰元衡之贈裘職汝之由不可留也因督賣之又瞰其
亡只投刺而返是以雖復官于朝而不復華秩可謂志確而不

淫于勢利者也但過於朴魯處事之際未免偏滯固陋之病

辛巳巳時太白見於未地○清洪道保寧海義大興雷動雨雹

壬午傳于政院曰內官姜億千本以愚妄之人多有驕傲之氣

持身不謹怠惰不恭敢於君前巧飾先朝所無之事稱羨其

養父多費雜言欺罔奸譎用心無狀故竄黜遠方使之懲戒未

過一年蒙宥放還小無感悔之心揚揚自得尤為懶慢不敬李

世良亦官本以麤悍之人濫忝長房之任官官侍衛御前以一

緩慢之事略被責譴到處雜言歸咎禁中用心頑惡亦為無狀

雖皆已黜於黃門之列固不可安在家鄉並決杖配于遠邑以

杜不謹言語之習且此人等非推問之事只據承傳照律定配

書啟事言于刑曹

史臣曰時上於黃門之輩恩眷甚隆然少有微過略不假

借故億千世良以言語之非至被竄黜但刑官於罪之輕重

頗不與知只承上教照律定配則後日之弊庸有既乎

○以尹毅中為江原道觀察使朴淳為吏曹參議姜士弼為成

均館大司成安齡

龐郵庸勞因緣尹任姪之勢拔身之初月

安元衡之妻女以爲媒爵之路共苟祿患之爲承文院叅校李遠

為司憲府掌令李後白

性端重剛斷操心謹慎為兵曹正郎具

鳳齡為弘文館副修撰李增

爲人慎重為正字○巳時太白見於

未地

癸未憲啓曰凡大小之罪必須推詰取服定罪然後王法得

其正而受罪者無冤矣臣等伏見昨日備忘記傳教內官姜億

千李世良所犯極為駭愕而自上命刑曹只據承傳照律

定配書啓非徒罪與律異恐開後日無窮之弊請下照獄取服

依律定罪答曰如啓○四方有霧氣巳時太白見於未地夜

月暈

甲申以慶尚道觀察使李友閔啓本

尚州居民鄭銀春誘引同

刺腹出膽割取肌肉將爲燒食下于政院曰觀此啓本極為慘酷詳

察治罪之意言于刑曹○未時虹見東方

乙酉領議政尹元衡左議政沈通源右議政李瑩啓曰國家設三

公於百僚之上者所以尊敬朝廷而維持體統使等級懸絕上下
截然不可少有陵犯之風故各司下人不得與本府下人相抗古矣
雖自法司推捉犯罪典僕必先為進來公文者重待衙門也頃日
本府使令因事入闕庭與政院下人相為鬪詰本府使令如有汎
濫之事通於臣等則猶可以治罪政院雖在近密之地不計體統
擅自囚禁有同各司下人此從古所無之事殊無忌器之意事體
埋沒臣等俱以駑劣忝冒重地為人所輕侮以辱名器臣恐朝廷
紀綱自臣等而大毀也聞之者莫不駭駭朝廷間公論以臣等
大失體貌頽然冒處意必有處置之事待之有日今始來啓尤為
惶恐臣等取輕於人如是不可覩然在職請適臣等之職以重具
瞻之地

史臣曰時陰陽失節冬煖如春雷電後秋雨雪先時太白
晝見災變之可愕莫此時甚也而任燮理之責者徒循文
具以塞責未聞有效職之實顧以下人微細之事為大關
於政府之體統至以朝廷紀綱之毀三公體貌之失區區

辭職欲重具瞻之地不亦誤乎

史臣曰僕隸之徒以私忿交相鬪詰政院徑自收繫雖曰不中是豈有慢侮台府之心也是固無損於體統以元衡之奸狡非不知此而乃以微事驚動宸聽請免其職者何也當是時其羽翼李無疆陳復昌輩或逆或死其勢焰頗不如前其心必以為人將慢我慢則圖我也是以故發非情之怒敢傾近侍之臣一以為立威之謀一以為自護之計其要君慢上於此蓋著推此心也將何所不至哉

答曰觀此啓辭果可驚駭政院不計體統擅開近古所無之事極為莽矣侯舌之任小有所失不可苟且仍任况顯被大臣之駁乎其日仕進承旨俞詳朴應男睦詹安方慶並先適後推政院有所誤而

卿等有何辱名器毀紀綱乎勿辭○以姜士尚為承政院都承

旨李陽元為左承旨朴淳為左副承旨李壽鐵性躁妄驕傲胃

州牧使濫杖無辜之民誣服以大黨之賊其要為同副承旨陳

寔為吏曹參議黃瑞為禮曹參議○日暈

丙戌憲府啓曰臣等伏見大臣所啓之辭見十日極為駭愕政院

雖曰近密其視都堂體統懸絕擅囚大臣下人體統之顛倒至

於此紀綱之紊亂至於此法官之所當糾劾者不知有大於此

者乎聞者莫不驚駭而臣等獨未之聞有朝廷公論而臣等獨

未之知如聾如瞽猶尸其位言官之責果如是乎不可覘然冒

慶請適臣等之職答曰法官未即論啓似失耳目之體然未及

知之事宜勿辭大司憲李學等退待物論○諫院啓曰政院雖曰近密重地

其視政府體統懸絕而擅囚都堂下人有同各司典僕體統顛

倒紀綱紊亂莫甚於此聞者孰不驚駭任言責者所當隨聞糾

劾而臣等忝冒言地默無一言大失言官之體不可覘然冒慶

請適臣等之職答曰勿辭司諫李學等退待物論○弘文館副提學閔箕

等上劄曰政院擅囚政府下人而兩司以未即糾劾至於引嫌

不出以政院所失觀之則雖有關於體統而若因此至適臺諫

則亦似騷擾請兩司並命出仕答曰如啓○巳時太白見於未

地

丁亥兩司啓曰不可在職請遞兩司答曰玉堂已請出仕不須煩辭退待

論物

○副提學閔箕等上劄曰臣等之意以政院所失至適臺諫似

為騷擾故昨日請命出仕矣今觀兩司避嫌之辭就職勢難請並

命適差

史臣曰尹元衡等以下人之事至於煩瀆

宸聽輕適承旨

已為不可臺諫為人君耳目之任若有慷慨之志者則當糾

正元衡等之失而反懼其見忤於元衡等以未及論政院之

失引嫌辭職為玉堂者所當更啓勿適之意俾盡耳目之責

可也而昨日啓以騷擾今日啓以適差烏在於扶持體統之

意乎閔箕以有識之人位居長官處事顛倒至於如此識者

恨之

答曰如啓○以吳祥為司憲府大司憲尹斗壽為堂令鄭淹李忠

綽為持平閔箕為兵曹參判李鐸為弘文館副提學李訥為校理

姜士弼為司諫院大司諫李光軫為司諫金億齡為獻納任壽臣

李山海為正言○巳時太白見於未地

已丑夜流旱出參星下入南方天際狀如鉞尾長二三尺許色赤○
全羅道古阜興德井邑長城茂長高敞泰仁雷電

庚寅憲府啓曰政府使令與政院下人鬪詰兩政院不計體統擅自
囚禁此徂古所無之事事體埋沒故都承旨以下並適差矣左承
旨朴落賢雖入場內亦與聞知而獨免遞差至為未便請並適差
一樣推考答曰如啓○已時太白見於未地

辛卯百官陳賀 大王大妃誕日

壬辰諫院啓曰 祖宗朝接待倭人二百年于茲未聞守令交
手買賣者而近年以來貪風大振巧猾橫生利之所在百計圖
之自倭寇通海路賊上國之後明珠室貝珍錦繡金銀盡萃於釜
山浦故為守令為邊將及其商賈之人載持米布絡繹輻輳於
本鎮甚至於他道守令舩運陸輸交買物貨使南方生民之命
脉盡入於倭寇之手若不痛革其弊他日無窮之患有不可勝
言僉使柳忠貞以一鎮主將所當禁戢防閑而惟知利入於己
故令交市極為無狀請罷其職各別擇差東萊府使近以文官

官擇遣者東萊與釜山同在一處欲其使邊將有所畏而不敢恣
行府使尹行素無物望人皆輕侮請遞以有名望文官為人所重
者十分擇差答曰此弊匪今斯今其來已久柳忠貞遼差可也不
可罷職餘並如啓○以成義國為禮曹然議李陽元為承政院左
承旨朴淳為右承旨柳從善為左副承旨黃瑞為右副承旨○已
時太白見於未地

癸巳戶曹啓曰平安道觀察使鄭宗榮啓本寧遠郡徵鼠皮蠲

減事遠民小邑殘凋弊已極故宗榮以啟議于大臣則領議

政尹元衡鈐平府院君尹旣領府事李浚慶以為恒貢之物不

可以邑民之訴而續續蠲減然荒郡殘民力不能堪則亦不可

不為之所請令該曹更寬其限寧遠以其殘弊以期蘇復何如

左議政沈通源右議政李黨以為國初量其土宜分定貢物以

為上供寧遠雖曰殘弊各道列邑無處不然况本郡曾蒙蠲減

之恩今已限盡固宜仍舊臣等之意決難蠲減云大臣之議不

一何以為之敢稟傳曰各郡殘弊則蠲減貢物此國家愛民之

至意也但國家所用必須外貢而蠲減外貢則國用不足勢至貿
諸市中欲安外方蒼生先困京城之民亦不可不慮也尚衣院乃
御供重地而近來事不如古為該官者不能督納貢物為守令者
視為尋常不即上送國用繳鼠皮之絕豈合於國家事體乎依左
右相議為之○辰時日微暈

乙未四方沉霧

丙申以南應雲為京畿觀察使黃瑞為承政院左副承旨韓輓
為右副承旨朴啓賢為成均館大司成俞泓為議政府舍人金
億齡為司憲府掌令李仲虎為司諫院獻納崔弘渡為東萊府
使

史臣曰弘渡以瑣瑣鄙夫患得患失以其女女子尹元衡
之孽男自以為假威之孤誰敢我何恣行其慾頃者厭其星
剛之凋弊托於老母之未將欺罔規免而及陞授東萊忘其
老母如棄為狗如弘渡者吃癰舐痔將無所不至固不足道
也至於銓曹之官曲循元衡之意不憚公議而注擬則為臺

將前日命放之類更加詳覈施行荅曰為囚求生今當陽生之
月偶放罪人有何妨乎大抵威權當在於上賞罰宜出於君徒
付於該官亦非君國之道也其中未可放者則刑曹必未及察
啓也詳覈施行事如啓

巳酉清洪道鎮川雷動地震

庚戌清洪道陰城地震

辛亥日暈夜月暈四方有霧氣

壬子以安方慶為承政院同副承旨○夜月暈○慶尚道丹城
雷動

癸丑有霧氣日暈夜月暈左珥

甲寅夜月暈

乙卯夜月暈

丙辰憲府啓曰泰仁縣京邸主人宋珉呈狀于本府以為去辛
酉年正米四十石僦用於市人張孫李永慶曾已畢償而李永
豐徵設計與清原君家奴子同心以前日所僦之米託稱清原

君家之私債自儀賓府發牌囚其妻子典獄署云臣等取典獄署文字而見之則其妻果以儀賓府公文泛稱犯罪而囚之至七日而放韓景祿以尊貴儀賓聽其奴猥濫之言自儀賓府發牌而囚人其憑恃權勢把弄國法甚矣請罷其職使貴近之家無侵犯小民之弊答曰推考可也罷職則不久○日暈夜月暈已未命官試弘文錄及製述被抄文官于明政殿入格者賞○物有差慶尚道熊川漆原晉州泗川雷動河東雨雪雪霽電光燁燁無異夏月地震

壬戌傳于政院曰酒與魚物令各該司進排濟用監所歲襦衣三十八件亦進排時曰候寒嚴自上特念入直軍士寒餒命饋酒與魚物其寒無衣者賜以襦衣人皆感

乙丑憲府啓曰方伯之任黜陟幽明儀表一道不可授非其人以委承宣之責而邦畿之任尤重於他道京畿觀察使南應雲曾為咸鏡道兵使又為廣州牧使皆有不謹其職之議今授本職物情未便請適答曰如啓○以俞絳為京畿觀察使金弘胤為

諫者固當糾劾弘渡憑勢縱恣之罪銓曹循私注擬之失而默無一言良可痛嘆

以張弼武為釜山僉使

雖曰武人天性強剛不事權勢所典郡邑皆以廉謹見稱

○日微暈

十一月庚子朔

壬寅以睦詹為工曹參議李齊閔為吏曹佐郎魚季瑄為江原

道觀察使吳滄

善事才貴溫瞻堂上屢授閩水之任

為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

癸卯刑曹判書朴忠元參議姜昱啓曰水賊順弼等招辭別無

物貨兵器又未著作賄之形迹而趙珣之辭

珣言順弼等欲掩其時順弼等欲掩其

作賊形迹船中所載之物盡投海中云時珣為臨淄僉使妄生微功之計敢構無形之言使無罪之人有死於筆楚之下者武人之

懲功類如是亦難取實故備邊司義禁府皆曰疑獄而執法之官

不可輕易分揀議于大臣則大臣之意以為啓稟分揀為當且

為囚求生罪疑惟輕亦帝王好生恤刑之大德順弼等獄何以

為之順弼等若脫水賊之罪則李順貞

政院吏也順弼等被捉啓本到政院順貞即通于順

弼之妻等亦當貸免但以近密吏胥私通係干水賊公事不

無其罪敢稟傳曰順弼等事當初以盡寵旗為駭愕故推問矣

今無水賊之狀所當分揀而死者二人有乖恤囚之意自上欲言此意而未果啓辭果當分揀可也李順貞以近察吏胥私通傳播不可全釋照律決罪以防後弊○巳時太白見於未地

甲辰傳曰予於今年微恙頗作今當陽生之月宜施特恩罷散人負等依歲抄例書啓事言于吏兵曹且為囚求生帝王之仁改許多縲紲之中不無冤閔之事雖平時所當速決况今雪寒陽生之月乎重囚外務速決放而如有疑獄則詳察馳啓事下諭于八道又開城府義禁府典獄署囚人等亦令書啓以朴素立為司憲府執義○巳時太白見於未地

丁未百官行賀禮于明政殿庭

賀冬至

戊申憲府啓曰節屆陽生時向嚴寒天心惻隱發於恤囚凡在見聞孰不感動但申命有司俾即疏決可也至於略覽罪名便令放遣非徒有罪者幸免恐亦有乖於庶獄庶慎罔敢知茲之意也命放之中如有不應放者則為攸司者所當啓其未穩之意而終無一言惟知奉行而已刑官執法之體豈如是乎請

漢城府右尹

丁卯日有兩珥○清洪道平澤日出後日旁南西北三邊斷虹並見
內青外紅移時而滅

十二月己巳朔

癸酉清洪道惟新雷動

甲戌以朴素立為司僕寺正張士重為司憲府執義崔潐為全
羅左道水軍節度使

乙亥諫院啓曰全羅左道水使崔潐頃在乙卯為珍島郡守倭
寇未至棄鎮先走南人痛憤莫不欲食其肉至今得保官爵亦
云幸矣今又膺授重任節制於其道則士卒聞名解體必生輕
侮之心脫有不測之患出於倉卒之間則前日之棄城偷生者
安能守死而制變哉年齡未衰尚且畏懼先走況今衰耗膂力
既愆決不能折衝禦侮於舟楫之間一方潰散之虞深可畏也
近來朝廷以南方為重而銓曹冗雜注擬亦為非矣請濬累啓
不允

丙子傳曰肅川府使盧慶麟朔州府使蘇滄身為親民之官務恤生民繕治學校修舉廢墜多有善政至為可嘉各加一資因本

道監司狀啓也慶麟嘗收星刑有聲績及守是府厚待校生與訓導校生輩以善政呈狀于監司其市恩要譽如此

戊寅憲府啓曰世道日降人心澆詐守令之於邑民雖無善政之及一有唱而譽之務悅其守令者則靡然從之無敢違逆或上言而請褒或立碑而頌德夷考其行未有不為人譏笑者當今弊習有如此焉以邑民之稱譽固不可信其必然也肅川府使盧景麟朔州牧使蘇滄以本道監司之褒啓至於命給一加物情未便請還收成命不見

辛巳清洪道恩津雷動

丙戌夜月暈

丁亥諫院啓曰司宰監叅奉崔繼祖性本輕妄素無家行縱其

無賴子弟其子橫以擯煇戾之人結黨無賴嗜博為事奪人財貨

力門養李露之女青陵府院君沈綱子智盡行不義無所不至

而反加縱吏物情痛憤請罷其職答曰如啓○日暈

已丑傳曰內醫孫士鈞揚禮壽久滯於主簿今政判官陞差金世佑亦叙東班主簿

史臣曰我國東西班正職則兩科及有蔭之人為之若平民庶孽之流則在 祖宗朝或有東班叙用者然不過一二人而已今者內醫柳之蕃金允閻已陞金玉之班而士鈞禮壽至陞判官世佑並叙主簿一日三人俱揚於東班與士大夫比肩立朝天爵之濫施名分之混淆至此而極矣

東宮 妄用湯劑以致大故憑托權要得免其罪反被超叙物議益憤

禮壽於癸秋獨侍

以孫士鈞為尚衣院判官揚禮壽為禮賓寺判官趙希文為弘文館修撰金世佑為司甕院主簿李景明為藝文館奉教

庚寅憲府啓曰朝廷爵祿所以考其勲績授之賢能礪世磨鈍之具實在於此今者醫官之流以特命陞叙五品者二人授東班正職者一人醫官著顯有功效則自有相當之賞典矣至於尊寵雜流賤微之人顯揚於穆穆之列則有損於朝廷尊嚴之體者大矣尚衣院判官孫士鈞禮賓寺判官揚禮壽司甕院主簿金世佑請

並改正答曰予常患細疾頻問當藥頗有功效判官之陞固非不可而世佑之為主簿尤是例也大抵人君之身有何關乎然當以宗社為重為一國臣民者所當安保君上而已何必煩論乎予實未知其可也不允

史臣曰醫官微賤之流不可顯揚於朝列故風憲之官將公論啓之而非徒拒而不聽至以臣子所不忍聞之言答之使臣子無敢復言名器不重而言路漸塞識者憂之

壬辰大司憲吳祥等啓曰臣等俱以無狀待罪言地凡於政事之間如有未便之事職當論執竊念朝廷正職乃所以待士大夫之具國家用人兩科出身之外又有門蔭薦舉用之以充列於朝至於雜科衆技之流科目自殊班序亦別井井不紊朝廷體貌自有尊嚴之勢內醫之設專為聖躬而雜流別班官制有截間有術業精通內外無咎者選授東班之職以示勸獎之意此乃出於一時之特恩不可以為常例有若出仕之一路也拔諸賤流之中授之東班之正職聖恩已極而每加特恩至於陞

叙則朝廷之正職漸歸於息賞之用其於政體為未穩故臣等
將三醫之事如是論啓矣伏觀批荅之辭不勝惶恐之至荅曰
隨事直諫乃耳目之責而褒功施恩亦人君之事也古則君臣
情合可否相濟末世則下畏雷霆之威上嫌拒諫之名不能盡
言不諱此非義事故前因啓辭偶蒙予意盡釋無隱而已平時
則已矣今年終歲調病御醫不可不陞職也豈以通上下之情
為惶恐乎○諫院啓曰朝廷名器不可輕授微賤之流以開猥
濫之路僥倖之心孫士鈞揚禮壽等得叙東班之職足以酬其
微勞而陞叙之恩出於物情之外一國臣民豈不知自上優
待之意乎但一日之政除授之命多至於三人曩世磨鈍之具
將自至而不重也此公論之所以發也而答憲府之辭其於臣
子之心極為未安竊恐進言者不得盡其情也尚衣院判官孫
士鈞禮賓寺判官揚禮壽司饗院主簿金世佑請亟命改正不
允

癸巳領議政尹元衡左議政沈通源右議政李瑩啓曰今歲 玉候

愆和終年免朝一國臣民未瞻天光咸懷悶鬱今者上體平復欲躬行賀正之禮此實莫大之慶凡在臣工孰不欣忭咸願恭陳賀禮以展固極之情請於正朝別進賀箋答曰觀卿等啓辭可識卿等之羨意然何必別受賀乎元衡等再啓曰上體平康還復視事此豈特臣民之所喜實是宗社之大慶慈殿喜悅之情亦如何哉一國同賀禮不可廢况癸巳巳未已有前例癸巳二月王患腫平康之後別進賀箋請勿留難答曰如是再啓當照舊親閱御馬驚逸之後別進賀箋

為之
丁酉傳曰凡百執事所當擇授况臺諫侍從任重尤當擇差而後世則或乖於疑則不任任則不貳之意更加詳慎注擬以洽上下之情○以金貴榮為弘文館副提學

戊戌尹溉李浚慶沈通源李瑩以宗簿寺花原守謂等公事

守謂之父達城正仁娶僉并崔洵妾女為妻生謂又於初生二男曰花川副令禮花山副令汀謂之母死也禮汀兄弟初以爲嫡母而服喪既而聞宗親及女孽妾爲妻者以妾載錄於原以爲謂之母亦妾耳禮無義母之喪乃勝衰經不服宗簿寺

於定奪啓請同議啓曰宗親娶孽產為妻者璿源錄內以妾載

錄又於後續錄內論以為妾云不可以一家私以為妻之故稱為嫡
母也既曰為妾則其為賤妾子者於其生也只有服制似難越禮
服喪傳曰依議施行

史臣曰大臣之論達城正妻妾之事如此其所以重嫡妾之
分者寔矣至如尹元衡以一國之首相放逐正妻以賤妾為
嫡室至授貞敬夫人之號當此時數三大臣其不在執政之
位耶隱默不言忍毀區區之名分者豈其良心格亡而然哉
特畏元衡之威勢而不敢發則元衡之恣行擅權甚矣然今
此達城之議不敢以妾為嫡母天理之不泯於此可驗矣

日者大正...

如...

特...

...

...

...

...

...

...

...

(B)
732.55
4724
[v.13]
no.18
0194273

昭和六年三月十七日印刷
昭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3]
no.18